

# 魏晉時代詩人與詩歌

方祖棻

## 緒 說

魏、晉是承接東漢建安的時代，共兩百年（西元二〇——四一九），在中國歷史上，可以說是內有政爭篡奪、外有異族侵犯的大動亂時代。魏、晉文學深受這種時代環境的影響，形成它的浪漫性。我這「魏晉時代詩人與詩歌」的論文集，蓋就當時重要有名的詩人，如魏代的曹叡、繆襲、左延年、何晏、應璩、嵇康、阮籍、劉伶，西晉的傅玄、傅咸、張華、張載、張協、潘岳、潘尼、陸機、陸雲、左思、左貴嬪、石崇、劉琨，東晉的郭璞、孫綽、許詢、陶潛等二十五人，分別論述他們的生平事蹟與詩歌的寫作時代，產生背景，詳細內容與文學價值。由於他們的作品與所處時代，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這裏先將魏晉時代環境的演變，作者的境遇與詩歌發展的情形，加以闡述。

曹丕篡漢建立魏國後，建安時代的詩人大都凋謝，只有曹丕、曹植在世，繼續創作；因此魏初文學仍然沿襲着建安渾厚的詩風（曹丕、曹植作品，因本人另有「建安詩研究」，收於其中，所以這裏不加論介）。這時，天下分裂為魏、蜀、吳三國。到魏明帝曹叡時，四海依舊分崩，屢興兵戎，吳蜀來犯，殆無寧歲；明帝很有才藻，時常度曲制詩，寫伐吳的功業，頗壯盛典雅，風流可懷；所以他能够和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並稱「魏氏三祖」。他雖然不如其他二祖；但是他在文帝黃初中，由於生母甄后被郭貴嬪譖害賜死，悲憤不平，遂託物懷思，作詩諷諫，所謂「長歌哀鳴」，「愴深孤燕」，也極感人。繆襲，是明帝太和時才學之臣，奉命擬漢短簫鏡歌作魏鼓吹曲十二首，歌頌三祖的武功盛德；並造悲哀的挽歌，而見稱晉代。左延年，妙音樂，善鄭聲，曾改定杜夔傳下來的騶虞、伐檀、文王等三曲；所作「秦女休行」詠烈女為宗報仇，自然質樸，平淡有力。這時詩歌仍承建安之餘緒。

在詩史上，魏明帝以後，進入正始時代。「正始」是魏齊王的年號。何晏、嵇康、阮籍、劉伶都是這時的詩人。但在政治上，由於明帝青龍後，盛營宮館，浪費無度，致財竭民疲；加以明帝病篤忍死，託後事於司馬懿，使與曹爽並輔少主，加強了司馬懿的政治地位。魏齊王芳即位時，年僅八歲。曹爽為大將軍，可是昏庸寡斷，雖然網羅了一時名士何晏、鄧颺、李勝、丁謐、畢軌，想要改革立功，因所圖太大，不為時俗所喜，又由於人心積相猜忌，於是形成曹魏與司馬二家政爭的局勢。司馬氏乃陰蓄死士，伺機生變。何晏之徒，雖身居高位，心實懷憂懼，於是縱酒作樂，逃避現實，並與士弼倡導玄風，妙言老莊，蔚成時風，老

莊遂取代儒家，成為魏、晉人思想的主流。何晏詩：「鴻鵠比翼遊，常畏大網羅。」懼禍之情，溢於言表。應璩為曹爽長史，作百一詩，借用古語，規諷時事，拙樸質直。晉詩一派如嵇含、阮侃、嵇紹、裴據等人，深受何晏、應璩的影響，作詩平典而不失古風，和張華、陸機華美之體不同。

魏正始十年（二四九），司馬懿發動兵變，曹爽、何晏、鄧颺、丁謐、畢軌、李勝、桓範、曹羲、曹訓等，都像几上之肉，被夷三族，可謂慘烈至極。嘉平六年（二五三），司馬師又誅名士夏侯玄、李豐等人。九月，魏帝被廢為齊王；魏朝雖存，政柄已失。繼位魏高貴鄉公髦，又為司馬昭所弑；再立魏常道鄉公奂，終在咸熙二年（二六五）禪位於司馬炎。魏朝遂亡。在魏晉交替黨派對立鬥爭激烈的時代裏，動輒滅族，令人寒心。何晏揮塵談玄，尚難逃滅門之禍。當時文人為保全生命，自然走上老莊的無為，楊朱的縱欲，方士的求仙，許由的高蹈，沮溺的耦耕，孔子的知命，釋氏的厭世的路子，追求生活的自由、浪漫、放縱來逃避現實，於是形成縱酒逸樂，養生服藥，散髮裸袒，不重體法，寄情田園，隱遁山林，為中國浪漫主義全盛的時代。嵇康與阮籍是這個時代中代表的詩人。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說：

「嵇康寓居河南之山陽縣，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為七賢。」

因此後人稱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王戎、劉伶七人，為「竹林七賢」，或「竹林名士」。七人中山濤、向秀、王戎、阮咸四人，都沒有詩篇流傳下來；劉伶也只傳下「北芒客舍」一首，寫夜半聞笛，愁歎頓消的感情。劉勰在文心雕龍明詩篇中，說：

「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淺；惟嵇志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

嵇康，正始中娶曹操曾孫女長樂亭主做妻子；因此和魏室有姻親關係，為着避禍遠害，他引退山林，鍛鐵採藥，然仍不免以「呂安案件」牽連下獄，終於被殺。他的詩多寫與兄偕隱塵外的快樂，兄被網羅出仕後的感傷，以及老莊高蹈的道理；如「目送歸鴻，手揮五絃。」韶秀清遠，未之前見；僅下獄後作幽憤詩，憤慨峻切，有傷淵雅之致。阮籍本懷濟世大志，以處二朝交替之際，因此縱情於酒，而求自全。他以五言詠懷，著稱於世，常慮禍患，多作象徵之言，「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文采艷逸，寄託遙深，故雖隱晦費解，而不失為一代的名手啊。

晉武帝篡魏時，蜀漢已亡二年，剩下江南孫吳，已不足為患，可說天下太平，因此泰始二年（二六六）開始郊祀天地；營建太廟，砍伐荆山木材，採鑿華山岩石，鑄造銅柱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並在南北郊舉行二至的祀典，又遷神主於太廟；詔令朝臣製作郊廟宮廷的各種樂章舞曲，歌頌大晉的功德，於是傅玄、張華、荀勗、成公綏等都成了泰始時代的宮廷詩人。傅玄還模倣民歌，製作歌詩，敘述故事，恬適清俊，寄託思情，宛轉纏綿。張華歌詠的範圍很廣，遍及遊獵、俠客、勵志、

抒情、游仙、招隱等，文字妍冶華艷；他寫男女的愛情，尤體麗懇切，前人評謂：「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至於像「屬耳聽鶯鳴，流目玩儵魚」之類，都是像明珠一般的好句子，陸機舉體華美，應該是受他的鼓勵；同時他也是晉武帝太康中詩壇上的名詩人。

泰始後就是太康時代。這時有名的詩人，除張華外，還有張載、張協兄弟，陸機、陸雲兄弟，潘岳、潘尼叔姪，左思等人，就是鍾嶸詩品所謂「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此外還有傅咸、石崇、歐陽建、何劭、孫楚、王瓚、張翰、曹摅、郭泰機、嵇含、王濟、嵇紹、裴據諸人，可謂極一時之盛。鍾嶸說：「亦文章之中興也。」太康為西晉的盛代；太康元年，東吳也被晉人所滅，天下統一。但這個盛代很短，武帝一崩，惠帝繼位，愚駭無能，大權旁落，於是引致賈后八王，爭權作亂，前後二十多年（二九〇——三一二），內戰死者數十萬人，精兵都盡，邊胡乘隙入侵，遂致懷帝永嘉五年，洛京為匈奴人攻破的大變。這些詩人大都是成名於太康時代，而死於惠、懷動亂之時。如：張華、潘岳、石崇、歐陽建就是被趙王倫所殺，陸機、陸雲被成都王穎所收殺。因此當時時代盛衰的影子與個人成敗的境遇，還可以由他們的作品，依稀反映出來。如張載詩多感慨人生，悼亡傷別；「七哀」一首，敘東漢皇帝在北芒山陵墓，在晉季喪亂的時代裏被人盜掘破壞，就寫出了那個亂代的悽愴與人生的無常觀。張協，在諸王相攻時，守道隱居，以屬詠自娛，在三張中，詩才最高，文體華淨，風流調達，寫秋夜閨思，君子遠役等，都是華采俊逸，透脫絕人的詩篇。潘岳，辭藻絕美，好像「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悼念亡妻，宛轉曲折，感情最深。潘尼，早期多為贈答應制之作，文彩高麗；至於惠帝永興二年（三〇五）的迎大駕詩，暗寄世亂退隱的心意了。陸機、陸雲二人，生於江南世家，祖父遜，父親抗，都是東吳的名將，吳國滅亡後，退居華亭，太康末徵召入洛，為張華所激賞；兩人雖然並名，雲詩實不能和機作相比。陸雲四言大多是篇幅冗長，追稱先人功業的作品，只是文筆庸腐，又缺乏詞采，不能很生動地表現出乃祖乃父的英雄事蹟。陸機寫詩的範圍較廣，喜用俳語偶句，圓穩華瞻，亦無高致深情；喜歡他的人贊美他，說：「才高詞瞻，舉體華美」；不喜歡他的，或譏之呆板，以為俳偶雕刻，有失詩體。他這種滿篇駢儷，實沿曹丕、王粲而來，到他趨於全盛，遂開出俳偶一家，對梁、陳專講對仗的詩風，影響很大。左思於泰始八年（二七二），隨妹左芬到洛陽，除悼離贈妹詩，為送妹入宮為修儀時作，其餘大都是在洛陽時所寫，或藉詠史以述懷，抒其鬱結，豪放沈雄，或託招隱而言志，寄其高蹈，優美自然；讀來令人超脫神往。思妹芬，入宮為武帝貴嬪，啄木離思，也深有情致。傅咸，玄子，剛簡有大節，官至司隸校尉，有七經詩，都是規己誡人的格言。石崇作樂府歌詩：「王明君辭」抒伊人的離思哀情，「思歸引」言自己的遊樂生活，都頗有漢人的古調。至於如孫楚的「零雨」，王瓚的「朔風」，張翰的「黃華」，郭泰機的「寒女」，也都是聞名文苑的佳構；何劭的清雋，曹摅的宛轉，嵇含、嵇紹、裴據的溫厚質樸，各有他們特有的風標，也有一二可誦的篇章。

太康之後，詩史上有永嘉之稱。自永嘉至建興，短短的幾年，却是一個大動亂的時代，懷、愍二帝相繼為匈奴劉曜俘虜北去

；於是西晉淪亡。晉元帝建都建康（今江蘇南京），是爲東晉，中州人士多遷往江南。這時，詩人有劉琨、郭璞。劉琨自永嘉元年（三〇七）爲并州刺史，就轉戰匈奴叢聚的區域，出入并、幽之間，後爲段匹磾所猜嫌，遂被害，扶風歌、答盧諶詩，都是他處艱危喪亂之際所作，故多英雄失路、感恨悲涼之詞，在淒戾酸楚之中，有清剛激越之氣。盧諶，爲劉琨別駕，亦善作詩文。郭璞，也生在這個亂世，避難江東，明帝時爲王敦所害，詩多藉游仙而言中懷，或抒逃世之情，或寫神仙境界之美，文采艷逸，超過潘岳，一變永嘉平淡的詩體，意境高遠，比起後來孫綽、許詢、桓溫、庾亮枯淡的作品高明多了，所以稱爲「中興第一」。

自永嘉以來，天下動亂，俗貴黃老，尙虛談；西晉王濟之輩的詩篇，都是著重於表現道家的思想，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到了江南，玄風尙傳，無論孫綽的才藻，許詢的恬淡，劉惔的清蔚，王濛的溫潤，桓溫的高賞，庾亮的雅達，猶自相襲。詩品說：「孫、許、桓、庾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又加三世之辭，詩騷之體盡矣（說取詩品、晉書、世說新語、續晉陽秋）。大體說來，孫綽的四言詩，多是說理談玄的文字，好像歌偈，枯淡乏味，晦澀難解。至於劉惔、王濛、庾亮的作品，今皆不傳。許詢的詠「竹扇」，桓溫的懷「八陣圖」，雖未言道談玄，讀來也很平淡無味。不過孫、許的一些殘句，却間有妍鍊的文詞。如劉琨詩話所引孫綽秋日詩：「疎林積涼風，虛岫凝結靄」，又引許詢詩：「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敞」，「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曲櫺激鮮飈，石室有幽響」，却是很會描寫大自然優美恬淡的景狀的好句。

永嘉這種玄虛之風，到了晉安帝隆安、義熙時，謝混、殷仲文、陶潛出來，才爲之改變。謝、殷的作品，以華綺著稱。沈約說：「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謝混）大變太玄之氣。」劉大杰說：「殷詩玄氣未除；謝作清新絕少；眞能獨樹一幟，一洗當日枯淡的風氣，使詩歌重同於意境情韻，是陶淵明。」

晉安帝即位後，大臣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專政，招權納賄，政治黑暗，世局動蕩不安，先有王恭等稱兵反；中繼有海賊孫恩、盧循，擄掠各地；後又有桓玄叛亂篡位；劉裕討平桓玄，繼又專橫，終於代晉。戰爭黨禍，盜賊飢荒，瀕臨人間。陶潛生於這樣的季世，在安帝義熙元年（四〇五）自動辭官，歸隱田園，成爲文學史上最偉大的隱逸派田園詩人，別創質野、冲淡、敦厚、曠遠、浩瀚的風格，作品約可分爲詠懷、贈答、田園、飲酒、詠史、說理六大類；集合了正始詩風的大成，與晉太康以來注重浮艷華美、駢詞儷句的文風，迥然不同，成爲兩漢以還的第一等大詩人。

現在，將魏、晉時代有名的詩人與詩歌，分別論述如下。

## 甲、魏朝時代

### 一、曹 叡（二〇五——二三九）

曹叡字元仲，魏文帝丕太子，甄后所生。天姿秀出，好學多識。漢獻帝延康元年（二二〇），封武德侯，年十五。魏文帝黃初二年（二二一）封齊公。叡母甄后，原袁熙婦，姿貌絕倫；曹操破鄴，與丕爲妻；丕卽位，立爲皇后，時爲郭貴嬪譖害賜死。這事對叡刺激甚深，悲憤不平，因此久不得立爲太子。三年封平原王。至七年（二二六）五月，文帝病篤，始立爲嗣。未幾卽位，爲魏明帝。嗣位之後，頗能禮遇大臣，處以方任，容納直言，有君人之量。當時，吳蜀來犯，殆無寧歲，叡則以司馬懿拒蜀，孫權攻合肥，則自將擊退之；公孫淵反於遼東，命懿討斬之。然青龍後，盛營宮館，留意玩飾，賜與無度，財竭民罷，歿後政權遂漸歸司馬氏。景初三年（二三九）崩，在位十三年。明帝頗愛文學，盛有才藻，時雖屢興兵戎，亦常度曲制詩，故能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並稱「魏氏三祖」（註一）。鍾嶸詩品批評：「叡不如丕。」隋志有集七卷，今存樂府詩十二首。內容主要寫伐吳功業與託物懷思。曹叡的託物懷思之作，大多模擬古作，以寓諷諫。如：玉臺新詠所錄樂府詩，叡作「昭昭素月明」，就是從古詩十九首「明月何皎皎」翻出；「種瓜東井上」，是由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翻出。至步出夏門行，大抵雜集並改變曹操與曹丕的詩句而成；如：陸侃如中國詩史二九五頁所讚美的「丹霞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潺潺，落葉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這些表示出一種特殊的風格，頗能脫離三百篇的束縛」的名句，與「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等十句，均採自曹丕丹霞蔽日行，略改動數字而已（註二）；又「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三句，則曹操短歌行中語也。曹叡除上述三首外，還有長歌行、猛虎行兩首，大都是用比興的手法，抒寫懷傷、感憤、諷諫的情感。王夫之、朱嘉徵、朱乾、陳祚明、黃節等大都認爲這些作品跟他的母親甄后之遭魏文帝屏棄賜死事有關連。其中以長歌行最爲感人：

「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大城育孤兔，高塘多鳥聲。壞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中心感時物，撫劍下前庭。翔伴於階際，景星一何明？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哀彼失羣燕，喪偶獨煢煢。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有和，悲慘傷人情！余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泣涕沾羅纓。」

這首寫靜夜不寐，徘徊庭階，明星綴空，聽到失偶的孤燕，形單無侶，徒然哀鳴，而勾起自己對往事的懷念與悲憤。有人評謂：「其聲慘愴，不忍卒讀。」陳祚明說：「應感母氏之屏居，故愴深孤燕，不能自己。」再看他的種瓜篇：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爲婚，瓜葛相結連。寄託不肖軀，有如倚太山。兔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萍藻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知之，想君亦俱然。」

這首詩先由「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二句起興，次寫與君新婚，感情親密，好像瓜葛結連，自以爲今後終身有靠如倚太山；但想起自己身世的可憐，能得託身於君，好似無根兔絲，自蔓延攀緣；然而又常懼君意轉移，終不能自全，就像萍藻寄託清流，常隨風而東西；然今感君厚愛，惠同丘山，賤妾固牢記於心，此情唯天日鑒照知道，想君亦必如是：全部用比喻象徵的寫法，表現一個女人對丈夫的深篤的愛情與複雜的心理。前人以爲此詩當作於魏文帝黃初初年，其母甄后被廢時。所以朱嘉徵說：「或曰

引喻深痛，明帝感母后之事而作。」朱乾說：「當是擬甄后塘上行之作，意主昭雪母冤，感悟其父」，寫來「不露一毫悲憤，使讀之者自動，可謂善於立言矣。」王夫之說：「怨詩不作怨語。」至猛虎行：「上有雙棲鳥，交頸鳴相和。何意行路者，秉丸彈是窠。」也是這一類感事喻情的作品。可見他對母后被廢賜死感懷之深。集中歌詠伐吳功業，有權歌行、苦寒行、善哉行等。權歌行作於黃初三年，觀爲平原王時，歌頌魏文帝南征東吳，故詩中有「皇上悼愍斯，宿昔奮天怒」句。苦寒行與善哉行，均青龍二年（二三四）征吳時作。苦寒行寫過龍陂城故壘，悼念他的祖父曹操。操於建安二十四年多駐軍龍陂（註三），二十五年春還洛陽崩；綜其生平最後陳兵，乃在龍陂；明帝重經其地，追懷乃祖，所以有「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齡」之歎（說取黃節魏明帝詩註）。善哉行兩首在這幾篇中寫得較好。今錄一首：

「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輕舟竟川，初鴻依浦。桓桓猛毅，如熊如虎。發砲若雷，吐氣成雨。旄旌指麾，進退應矩。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休六軍，咸同斯武。兼途星邁，亮茲行阻。奔寇震懼，莫敢當御。權實豎子，備則亡虜，假氣遊魂，魚鳥爲伍。虎臣列將，怫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運德耀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告入皇祖。」（宋書樂志分爲八解，無「權實豎子」至「魚鳥爲伍」四句）。

按三國志魏志明帝紀：「青龍二年五月，孫權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又遣將入淮河。七月，帝親御龍舟東征。權遁走。」這首就是魏明帝在這一戰役凱旋時所作，寫東征孫權的兵威，頗壯盛典雅。另一首結語有「願君速捷早旋歸」，正如朱乾所言「乃是遣將之作」也。

（註一）王僧虔技錄：「魏氏三祖，風流可懷。」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三祖陳王，咸蓄盛藻。」

（註二）曹丕丹霞蔽日行：「帶」字作「垂」，「弱」字作「谷」，「落葉」作「木落」，「其」字作「雲」，「之說」作「有之」，「哉」作「我何」。

（註三）龍陂，原名摩陂。三國志魏志明帝紀：「青龍元年正月，青龍見郊之摩陂井中。二月，幸摩陂觀龍；於是改年，改摩陂爲龍陂。」

## 二、繆襲（一八六——二四五）

繆襲字熙伯，東海蘭陵（山東嶧縣附近）人。父斐爲東漢末名儒。襲亦有才學，多所著述。建安時，辟御史大夫府。歷事曹操、魏文帝、明帝、齊王四世，官至尚書光祿勳。於魏齊王正始六年（二四五）卒，年六十，隋志有列女傳讚一卷、集五卷，詩今存魏鼓吹曲十二首、挽歌一首。魏鼓吹曲十二首，係擬漢時樂曲短簫鐃歌，歌頌曹魏的武功盛德；第一首楚之平擬漢朱鷺，言漢末大亂，武皇曹操起兵，平定天下之功德也，古今樂錄作初之平；第二首戰榮陽擬漢思悲翁，言山東諸侯討董卓，衆疑無計，

獨操與卓部徐榮戰於滎陽也；第三首獲呂布擬漢艾如張，言操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第四首克官渡擬漢上之同，言操破袁紹於官渡也；第五首舊邦擬漢翁離，言操勝紹於官渡後，還譙祭告陣亡士卒也；第六首定武功擬漢戰城南，言操擊袁尚，決漳破鄴，武功奠定，始於此時也；第七首屠柳城擬漢巫山高，言操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丸於柳城也；第八首平南荆擬漢上陵，言操南平荊州，劉琮投降也；第九首平關中擬漢將進酒，言操征馬超，定關中也；第十首應帝期擬漢有所思，言文帝曹丕受漢禪讓，應運爲君也；第十一首邕熙擬漢芳樹，言魏氏臨國，君臣邕穆，庶績和熙也；第十二首太和擬漢上邪，言太和元年，明帝登位，德澤流布也。晉書樂志：「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首，使繆襲爲詞。」按繆襲生於漢靈帝中平三年（西元一八六），曹操與卓將徐榮戰滎陽，事在漢獻帝初平元年（一九〇），襲才五歲，自不能作詞歌頌。細讀這十二首曲辭，稱曹操爲「武皇」「神武」，如「赫武皇」（楚之平）、「賴我武皇」（戰滎陽）、「神武懋海外」（屠柳城）、「劉子面縛至，武皇許其成」（平南荆）；曹丕於黃初元年（二二〇）受漢禪讓，即位稱帝，始追尊操爲武皇帝；曲辭中又稱曹丕爲「文皇」，如「於昭我文皇」（應帝期）；而稱明帝曹叡，則爲「皇帝」，如「惟太和元年，皇帝踐阼」：由此顯見繆作十二首魏鼓吹曲辭，當爲魏太和元年（二二七）明帝即位時所作，有關操與丕事，皆追頌之作。至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八，引晉書樂志作解題說：「魏武帝使繆襲造鼓吹十二首，以代漢曲。」這是郭氏以私意竄改晉書樂志的原文，或以爲魏曲大多歌頌魏武功業，就以爲「魏武帝使繆襲造」，實在大謬，所以不惜改動晉志的文字，以致貽誤後人。繆襲的魏鼓吹曲，都是歌功頌德的史詩，雖然寫得不很高明，但跟他所作的挽歌，在南朝時却是同樣的有名。如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篇說：「漢世鐃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樂府；繆襲所致（致當作制），亦有可算焉。」鍾嶸詩品將繆襲列於下品說：「熙伯挽歌，惟以造哀爾。」現將所作挽歌，引錄如下：

「生時遊國都，死沒棄中野。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馬。造化雖神明，安能復存我？形容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

這首悲哀人的生命短促，終歸於死。大概此詞造成後，爲時人所通用，所以昭明文選亦錄於卷二十八。

### 三、左延年

左延年，生卒里籍不詳，官中郎將，妙音樂，善鄭聲（見三國志杜襲傳），能譜曲作詞。曹操使杜襲製定雅樂，傳鹿鳴、騶虞、伐檀、文王等曲，皆古聲辭。魏黃初中，延年以新聲被寵；於魏明帝太和時（二二七——二三二），改杜襲前所定的騶虞、伐檀、文王三曲，另作聲節，與古調不同。後人又改三篇行禮詩：第一首於赫篇詠魏武帝，與鹿鳴古曲同；第二首巍巍篇詠魏文帝，用延年改作的騶虞曲；第三首洋洋篇詠魏明帝，用延年改作文王曲（見晉書樂志上）。他作的樂曲可能是很成功的，所以才能

受人尊寵採用。所作的歌辭，今傳有從軍行和秦女休行。從軍行是一首闕詩：

「苦哉邊地人，一歲三從軍。三子到敦煌，二子詣隴西。五子遠門去，五婦皆懷身。」（下闕）

後來，杜甫石壕吏、白居易新豐折臂翁都是這一類的作品。因為是殘篇，無法比其優劣。秦女休行是一首很傑出的敘事詩：

「始出上西門，遙望秦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讎，左執白楊刃，右據宛魯矛。讎家便東南，仆僵秦女休（此十字不可讀，疑有錯誤）。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為燕王婦，於今為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快快，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辭：『為宗報讎，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徼我都巷西。丞卿羅列東向坐，女休悽悽曳枯前。兩徒夾我持，刀刃五尺餘。刀未下，腫臃擊鼓赦書下。」

（樂府詩集收於卷六十一雜曲歌辭，刀刃，一作刀刀）

這首大略說秦女休為宗報讎的義烈，殺人都市中，雖然被判死罪，終於得到赦免。文字自然質樸，平淡有力。曹植薶舞歌精微篇說到「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植作薶舞歌係根據漢章帝所作舊曲改寫；精微篇歌詠古代賢女的故事，除秦女休外，還有杞梁妻的哭夫，蘇來卿的報讎，緹縈的救父，女娟的下嫁趙簡子。而漢章帝的薶舞歌關東有賢女即詠蘇來卿事；班固詠史詩即詠緹縈事；為曹植所模倣。左延年作秦女休行，當亦如曹植一樣，都是取材漢人流傳下來的故事詩。黃節以為「女休報讎，事當在漢代」（見漢魏樂府風箋）。後人以秦女休為作樂府詩題材的還有晉傅玄和唐李白。

#### 四、何晏（？——二四九）

何晏字平叔，南陽宛（河南南陽）人，何進孫。父咸早卒，建安初曹操為司空納其母尹氏為夫人。晏明惠若神，形貌絕美；操奇愛之，收養為假子。後尚魏金鄉公主，賜爵列侯。性無顧憚，魏文帝特憎之，黃初之際，無所事任。至魏齊王正始元年，大將軍曹爽用為侍中、吏部尚書，主選舉，宿舊多得濟拔。與鄧颺等同佐爽，謀削司馬懿。十年（即嘉平元年，西元二四九）正月，坐爽黨，被懿所殺（事分見三國志曹爽傳、盧毓傳、管輅傳、魏略，魏末傳，世說新語）。晏好言莊老，辭理巧妙；魏、晉玄風，因之而起。正如劉勰所說：「迄至正始，何晏之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見文心雕龍論說篇）。晏著作甚富，隋志有論語集解十卷、老子道德論二卷、集十一卷。詩今存五言擬古（鴻鵠比翼遊）與失題（轉蓬去其根）二首，詩意浮淺不足稱，可是由這兩首可以看出何晏在爽、懿政爭司馬氏潛謀代魏之際的心情。名士傳載：「是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晏有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著五言詩，以言志曰：『鴻鵠比翼遊，羣飛戲太清。常畏大網羅，憂禍一旦并。豈若集五湖，從流唼浮萍？永寧曠中懷，何為怵惕驚？』」蓋因輅言，懼而賦詩。輅指管輅。按三國志管輅傳：正始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輅為何晏占卦詳夢，稱引易理，戒其謙損。這一首詩借鴻鵠比喻自己懼禍思退江湖的意思。然而無所避禍，



只好縱情作樂，史稱他「好色」「縱酒」，當有他的原因啊！他的失題詩說：「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也正是這種心境的表現。

## 五、應 璩（一九〇——二五二）

應璩字休璉，汝南（河南汝南）人。他博學好屬文，為建安七子應瑒弟。魏明帝時，歷官散騎常侍。魏齊王即位（二四〇）後，大將軍曹爽執政，多違法度；璩為爽長史，作詩規諷。後為侍中，典著作。於魏齊王嘉平四年（二五二）卒，年六十三，追贈衛尉。隋志有集十卷，梁又有應貞注應璩百一詩八卷，今存五言詩十二首，包括百一詩三首（見詩紀）又五首（見雜體詩集），雜詩三首（廣文選作應瑒作，藝文類聚作應璩），三叟詩一首（見藝文類聚）。他的詩質直拙樸，喜借古語，用伸事理。如雜詩一：

「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穴。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人觀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焦爛為上客。思願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跖；雞跖食不已，齊王為肥澤。」

「隄潰自蟻穴」，語出韓非子喻老篇，喻人應特別注意細微的地方。曲突，語出漢書霍光傳，喻人多未能聽人善言，而防患未然。雞跖，語出呂氏春秋用衆篇：「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喻取道需多，才能博識多智。由此可見應璩喜借古語申述今情，正如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評述。因為他文辭質直，愛用古語，和魏文帝煌煌京雅行、折楊柳行用鄙質之言議論故事者相近；又微傷于媚，和魏文帝美瞻可翫，更其相類；所以鍾嶸詩品將應璩與魏文帝詩同列中品，說他「祖襲魏文，善為古語，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至於『濟濟今日所』，華靡可諷味焉。」若據他現存的詩篇看來，是不能跟魏文帝比美的；也許在他佚亡的作品中有些佳構。在魏正始時代，璩作最有名的就是張方賢所說「譏切時事，遍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該焚棄」的百一詩（見楚國先賢傳）。所謂百一者，含義頗晦，前人有種種解釋：

（1）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應休璉作百一篇詩，譏切時事。」以為他作有一百零一篇詩，所以稱做百一詩；但李充翰林論則說：「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孫盛晉陽秋說：「璩作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有補益。」據此二文，應璩所作似不止百一篇也。

（2）宋王儉七志：「璩集謂之新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現存百一詩，除文選所載「下流不可處」百字外，餘多為二十字、四十字，並無超過百字以上。其後，梁何遜有擬百一體，所謂「靈輒困桑下，於陵拾桑螬。」其詩一百一十字，恐泥於七志之說而作者。

（3）沈建樂府廣題：「百者數之終，一者數之始。士有百行，始終如一，故言百一。」此說更為牽強附會。

(4) 文章錄：「曹爽多違法，璩爲是詩以諷焉，意者以爲百分有一補於時政。」（見文選五臣注引，此解亦見宋葛勝仲丹陽集）。

(5) 百一詩序：「時謂曹爽曰：『公今聞周公巍巍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一之名，蓋興於此也。」（見文選李善注引）。(4)(5)兩說，似稍得當。

前人觀文選所載應璩百一篇，以爲略不及時事；此說不確；其實據今存的幾首內容看來，不能說應璩沒有譏諷時事的意思。如：

「室廣致凝陰，臺高積來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牆。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就是譏評時人的大興土木，窮極奢靡。又如：

「漢末桓帝時，郎有馬子侯。自謂識音律，請客鳴笙箏。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左右僞稱善，亦復自搖頭。」這篇借馬子侯以陌上桑爲鳳將雛，左右的僞稱善，及馬子侯的搖頭欣喜，自鳴不凡，暗暗諷刺世情的虛僞，俗士的虛驕。又如：

「郡國募將士，馳騁習弓戟。雖妙未更事，難用應卒迫。」

評當時練兵政策，言將士多缺乏實際的作戰經驗，難用以應付緊急的事變。諸如此類，都是譏切時事的作品。所以劉勰讚美他這種不畏權勢直言正道的精神說：「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文心雕龍明詩篇）。至於如昭明文選卷二十一所收的一首：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所占於此土，是謂仁智居。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宋人遇周客，慚愧靡所如。」

這一首是自誨之作。黃庭鵠古詩治認爲：「『下流不可處』，本譏朝士，而借己以諷，亦微而婉矣。」

## 六、嵇 康（二二三——二六二）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安徽宿縣）人，生於魏文帝黃初四年（二二三）。早孤，有奇才，曠邁不羣，身長七尺八寸，詞氣美，風儀佳，人以爲龍章鳳姿，恬靜寡欲，含垢藏瑕，愛惡無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顏，寬簡有大量，爲學博覽，無不該通。長好老莊，喜游仙，曾修真山中，服食上藥，著有養生論，以爲「導養得理，以盡性命」，就可以長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主張清虛寡欲，不營名位，弗吃厚味，平日但彈琴詠詩，求自足於懷罷了。

大概在魏齊王正始中（二四〇——二四八），他結婚娶魏沛穆王林的長樂亭主做妻子，算起來是魏武帝曹操的曾孫女婿；婚後

，遷郎中，拜中散大夫。

當時魏室與司馬氏政爭極烈。正始八年，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十年（二四九）正月，突然發動政變，大將軍曹爽，尚書丁謐、鄧颺、何晏、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大司農桓範等，都被加上圖謀反逆的罪名，夷滅三族。於是軍政大權悉歸司馬氏，魏室的政治勢力一時瓦解。嵇康因為跟魏宗室有姻親的關係，爲了避禍遠害，引退山林，閒居不仕，採藥煉丹，想益壽登仙。嘉平中（二四九—二五三），見聖賢羣輔錄，他和阮籍、山濤、劉伶、阮咸、向秀、王戎，住在山陽（河南修武），常爲竹林之遊，酣飲暢談，世稱「竹林七賢」，成爲一時盛事。此外，他和東平呂安也非常要好，往來很密切；安每一思康，則率爾命駕（見干寶晉紀）。還跟郭遐周、郭遐叔、阮德如……來往，有贈答之作。跟隱士孫登從遊於深山中。這時，他的遊踪所至，不過河東、潁川、汲縣、洛邑數地而已。他家貧，不治生業，性巧能鍛鐵，偶以謀雞酒之資，頗能自得其樂。

鍾會是當時著名的貴公子，爲司馬昭所寵信，聞康之名，前去拜訪。康正在大樹下鍛鐵，向秀替他鼓風搗火；鍾會「乘肥衣輕，賓從如雲」而至；他不爲之禮，仍鎚鐵不停，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問會說：「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說：「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於是鍾會銜恨於心。由此，可見他負才任性，輕時傲世的一斑。也許他心裏不喜歡見司馬一派的人物吧。後來，他終於被殺，跟他這次得罪鍾會也有很大的關係。其實他因與魏宗室婚姻關係，對司馬氏的專橫不滿的心理，已見於他三十四歲時所撰管蔡論中，他對當日毋丘儉、文欽起兵壽春，反對司馬氏，則隱予開脫辯護。

到了魏常道鄉公景元二年（二六一），他的母親及兄喜，都在這一年過世（與山濤絕交書有「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怨切。」），作有思親詩。這年山濤除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想舉他自代，可能奉司馬昭的意思網羅他。他却因此去了一封長信，跟山濤絕交，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用譏司馬昭。世說新語棲逸篇注引嵇康別傳說：「蓋欲標不屈之節，以杜舉者之口耳」。他又說：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述生平，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由此，可見他當日身處亂世，欲求苟全性命的心境。

但沒想到次年，他就因呂安事件，被借故逮捕下獄。據干寶晉紀記載，大概情形是呂安，巽庶弟。巽染安妻。嵇康替他們排解，認爲家醜不可外揚，勸呂安容忍；沒料到巽却背言先下手誣告安誹謗，並說安打母親不孝。安牽引嵇康出來作證。他也義不負心，除了寫信跟呂巽絕交之外，並挺身出來爲安辯白。當時司隸校尉鍾會，惡康友巽，加以嵇康和魏宗室有親，又不肯受司馬氏羅致，已被猜忌。鍾會就藉此向大將軍司馬昭進讒說：

「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爲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羣惑衆也。今不誅康，無以清潔王道也。」

嵇康下獄後，太學生數千人請求赦免他，要他爲師。豪俊都自動跟他入獄。可見當日他名氣之大，得人心之深；也因此更爲當政者所忌，而加速其死。終竟以「言論放蕩，非毀典謨」，與安同誅。臨刑時，神氣自若，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廣陵散；一曲終了說：「廣陵散於今絕矣。」像他這樣的名士，却終不免於季世，實在令人痛惜。時爲魏景元三年（二六二），康年四十歲。

嵇康善談理，能寫文章，他的詩清遠峻切。隋志有集十五卷，原書宋時佚亡，明黃省曾輯刻本凡十卷（今有四部叢刊影印本），詩今存五十三首，除七首秋胡行是四言爲主的樂府詩外；其餘四十六首中，四言有二十六首，數量最多，是嵇康最重要的作品。九首是五言，是他集中次要的作品。十首六言，都是枯淡如銘偈的詠史說理的詩，雖寫得不很高明；不過由這些詩句，如「不以天下私親」，「寧濟四海蒸民」（惟上古堯舜）。「萬國穆親無事，賢愚各自得志」（唐虞世道治），「位高勢重禍基，美色伐性不疑，厚味腊毒難治，如何貪人不思？」（名行顯患滋）。「棄背膏粱朱顏，樂此屢空飢寒，形陋體逸心寬，得志一世無患。」（嗟古賢原憲）。都是用寫他對政治的希望，對養生的看法，對出處的態度。還有一首騷體思親詩，嗟悼母兄的逝世，情甚摧傷。因此，這裏要討論是嵇康的四言與五言的作品。

嵇康的四言寫得比較好，昭明文選所選的幽憤詩（卷二十三），贈秀才入軍（卷二十四），雜詩（卷二十九），此外還有酒會詩，都是四言體。幽憤詩是他爲呂安事下獄後所寫。五臣注引呂向說：「叔夜爲呂安事連罪收繫，遂作此詩。憤，怨也；言幽怨者，人莫能見明也。」冤抑之情，不能自己，自不免語多憤慨怨切，而如鍾嶸詩品所說「過於峻切，訐直露才，有傷淵雅之致」了。詩說：

「嗟予薄祜，少遭不造，哀榮靡識，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無威，恃愛肆姐，不訓不師。爰及冠帶，憑寵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託好老莊，賤物貴身，志在守樸，養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聞人，子玉之敗，屢增惟塵。大人含弘，藏垢懷恥；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感悟思愆，恒若創痛。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惠，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惡良朋。仰慕嚴鄭，樂道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咨予不淑，嬰累多虞，匪降自天，實由頑疎。理弊患結，卒致囹圄，對答鄙訊，繫此幽阻。實恥訟寃，時不我與！雖曰義直，神辱志沮。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嗚嗚鳴雁，厲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憂。嗟我憤歎，曾莫能儔。事與願違，遘茲淹留。窮達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時恭默，咎悔不生。萬石、周慎，安親保榮。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安樂必誠，乃終利貞。煌煌靈芝，一年三秀。予獨何爲？有志不就。懲難思復，心焉內疚。庶曷將來，無馨無臭，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

他的贈秀才入軍詩，是贈送其兄嵇喜（一作喜）舉秀才出仕之作（見李善注引劉義慶集林）。他早年和兄意（一說弟、一說從兄），偕隱山陽白鹿山。後來司馬炎爲撫軍，選意爲功曹（見北堂書鈔六十八嵇意集）。意字公穆，後歷官徐、揚州刺史、太僕、宗正卿。嵇意捨他而去，使他很難過；作詩十九首，就是詠歎這件事。由詩意看來，最後一首五言，似爲後跋之作，現在先錄如下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睇陽振羽儀，長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世多艱？虞人來我疑。雲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單雄翻孤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寶六奇？逍遙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這首詩借「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言他們兄弟二人早先偕隱的自由快樂，就好像雙鸞似的優游塵埃之外。後來兄嵇憲被網羅而去，這就好像虞人把雙飛的鸞鳥捕去一隻，只剩下他一個人單獨遊翮了；這就無怪他要感傷離別了。其他十八首都是四言體。文選所選的幾首都是非常雋妙的。現錄如下：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左攬繁弱，右接忘歸。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凌厲中原，顧盼生姿。」（九）

註：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以射兕於雲夢。」

這首詩描寫送他入軍，看他「顧盼生姿」的情形。

「攜我好仇，載我輕車，南凌長阜，北厲清渠，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游田，其樂只且。」（十）

文選將這首和上面一首，連爲一首，誤。這首追詠他們過去未別之前偕遊的快樂。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皎皎黃鳥，顧儔弄音。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心之憂矣，永嘯長吟。」（十二）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龍灑濇，山鳥羣飛；駕言出遊，日夕忘歸。思我良朋，如渴如饑；願言不獲，愴矣其悲！」（十三）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流磻平皋，垂綸長川。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嘉彼釣叟，得魚忘筌；郢人逝矣，誰與盡言？」（十四）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微風動桂，組帳高褰。旨酒盈樽，莫與交歡？鳴琴在御，誰與鼓彈？仰慕同趣，其馨如蘭；佳人不存，能不永歎！」（十五）

十二至十五各首，都是寫別後的相思之詞。鄭振鐸說：「『像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目送歸鴻，手揮五絃；俯仰自得，遊心太玄』，如珠的好句，都是未之前見的；此種韶秀清玄的風格，也是未之前見的。』也就是鍾嶸所謂「託喻清遠，良有鑒裁，亦未失高流矣。」高潔空靈，就像「獨流之泉，臨高赴下，雖不能曲折潏洄，然固激激可鑒」也（取陳祚明說）。又雜詩說：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皎皎亮月，麗于高隅。與命公子，攜手同車，龍驤翼翼，揚鑣脚蹏。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觴酌醴，神鼎烹魚，絃超子野，歎過綿駒。流詠太素，俯讀玄虛，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李善注：「言詠讚道妙，游心恬漠；誰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可見他人品胸次之高邁，自然流出，故成佳構。他的酒會七首（六首爲四言），亦淡宕有致。現錄二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櫂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一）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喈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沈浮。」（二）

嵇康的五言詩，有答二郭（郭遐周、郭遐叔）、與阮德如、遊仙詩、述志詩、酒會詩之七，贈秀才入軍詩之十九。因爲他受老、莊及游仙思想的影響極深；嵇康在這些五言詩中，幾無首不詠及老、莊自然高蹈的道理，如：「樂道託萊廬」，「遺物棄鄙累」，「靈龜樂泥蟠」，「冲靜得自然，榮華安足爲」，「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爽」；因爲，他自然有離開濁世、逍遙太清的想法了。他的游仙詩和秋胡行，都很能够表現出這個傾向的。其實嵇康詩除幽憤、思親兩三首外，都是表現這種遁世隱逸或嚮往神仙的人生觀。但當我們知道他是處身魏、晉交替之際，以及他終遭不幸的事蹟之後，就可以瞭解他這種欲求寡過，欲求恭默，欲求安親全身的迫切心理了；那麼，他在絕大部份的作品中託好老莊，寄情游仙，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了。這正是他的真情實思的流露；讀來不覺得空洞虛無，也就在此。現在就以他希望蟬蛻離世的遊仙詩作結束吧！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迴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飄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韶，雅歌何嵒嵒；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 七、阮 籍（一一〇——一六六）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河南尉氏）人，生於漢獻帝建安十五年（二一〇）。父親瑀是有名的文士，爲建安七子之一，工詩文，長書札。他三歲死了父親，由母親扶養長成。容貌瓌偉，志氣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羈，喜怒不現於顏色。好讀書，愛山水，常常率意出游，不由徑路，遇到沒路走了，就痛哭而歸。偶登滎陽散倉西三皇山上的廣武城，觀看楚霸王和漢高祖相拒交戰的地方，感歎說：

「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登武牢山，遠望洛京而歎，寫下了豪傑詩。由此，可見他原懷有濟世之志。當時崇尚老、莊，清談玄理；他博覽羣書，也特別喜

好老、莊，著有達莊論，敘述無爲之貴；又著大人先生傳說：

「世之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爲目前檢，言欲爲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鄰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羣蟲之處禪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爲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禪襠，自以爲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蟲處於禪中，而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蟲之處禪中乎？」

可見阮籍的胸懷本趣，看禮法的人士，好像仇人，竟拿蟲處禪襠來打比。他非常孝順，却不看重禮教。他說：「禮豈爲我輩設邪？」「他見到重禮的俗士，就用白眼看他；對知心的朋友，才從心裏喜悅，現在青眼。鄰家酒肆中的老板娘很漂亮，當壚賣酒，他喝醉了就躺在她的壚邊。聽說兵家少女美麗多才，沒出嫁，死了；他就去哭弔。母親死了，也不遵常禮，居喪竟然不哭，散髮箕踞，喝酒長號，兩次吐血好幾升，到了毀瘠骨立，幾乎滅性殞命的地步；爲文俗的人士，像何曾之流所仇視痛惡，甚至對他說：「你恣情任性，可說是敗壞風俗的人！」又在大將軍司馬昭的面前，說他不停飲酒吃肉。他這種放誕浪漫，不拘禮教的作風，跟三國魏晉時不停的戰亂，政局的動蕩，儒道的衰微，名教的毀喪，玄風的興起，人性的覺醒，都有關係；當日的名士，無不競尚無爲、自由、曠達的生活，而蔑棄禮法，想超越現實的世界。

他精劍術，能長嘯，善彈琴。每當琴彈到很得意的時候，常沈醉琴聲，忘却形骸，時人多謂之癡。他曾上蘇門山，想和隱士孫登談太古無爲之道，論五帝三王之美，以及棲神導氣之術。也可見他平日的生活與理想。

魏齊王正始中，太尉蔣濟（按濟正始三年爲太尉，十年病卒），聽說他很有才幹，舉爲掾屬。他上書懇辭，並說：「方將耕於東臯之陽。」東臯謂春天。蔣濟大怒。於是同鄉都來勸他；他才勉強就職。沒多久，告病回鄉。又做過尚書郎，又因病免官。大概是在正始八年（二四七），大將軍曹爽要他爲參軍。他以生病辭官，隱居田里。過了一年多，曹爽被司馬懿所殺。時人佩服他有遠識。懿時爲太傅，命他做從事中郎。嘉平三年（二五一），司馬懿死了，又作大將軍司馬懿的從軍中郎。至元元年（二五四），魏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遷爲散騎常侍。二年（二五五），出仕東平相，政令清簡。回來之後，司馬昭又引爲從事中郎。他聽說步兵尉營人很會釀酒，貯有美酒三百斛，就求爲步兵校尉。到任後，不理公事，每天跟劉伶在府舍裏喝酒。起初，司馬昭要替兒子司馬炎（即晉武帝）向阮籍求婚，他却故意酣醉了六十天，使司馬昭沒有機會開口，只好算了。鍾會好幾次想拿當時政事問他，想由他可否，致之於罪；他都因酣醉得免。他雖飲酒迷醉，說話却很有玄理遠識，但是却非常謹慎，從不臧否人物，評論時事。魏常道鄉公景元四年（二六三）十月，詔封司馬昭晉公，加相國，備九錫。昭又再辭讓。司空鄭冲率領公卿，聯名勸進，而馳使立待阮籍作勸進文。文成，辭甚清壯。阮籍也就在這年冬天過世，享年五十四歲。

縱觀阮籍的一生事蹟，可以「曠達浪漫，佯狂避世」八字稱之。他跟嵇康，並有名於時，同屬魏、晉交替之際，但嵇康含冤屈抑，身喪東市；他却得典午籠絡，寵禮有加。蓋當時的政局，極度不安，魏帝尚且被廢被弑，名士更是動輒得咎，少有全者，

像何晏，夏侯玄的滅族，慘酷無比。嵇康欲寡過保身，然性烈而才雋，識寡而輕時，所以不免於廣陵曲終；而阮籍則伴狂於世，寄情於酒，謹慎於口，苟合於時，為韜晦自全計，所以他能够得到司馬氏的衛護而善終。但是生在命賤如狗而不如狗的亂世，阮籍的遭遇，也的確令後人同情了。宋人的詩話對阮籍勸進文，很有些微言，也就無法辯清了。

阮籍文采艷逸，流傳下來的作品也不少。隋志有魏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久佚；嚴可均輯全晉文收二卷，張溥輯漢魏六朝百名家集中有阮步兵集，丁福保輯全晉詩中有他的詩，黃節著有阮步兵詠懷詩註一卷，最稱完善。今存詩八十七首，中八十二首為五言詠懷詩，三首為四言詠懷詩（讀書敏求記謂有十三首，今僅存三首），另有五言采薪歌一首，騷體大人先生歌一首。

阮籍的作品，以詠懷詩著稱；但這些詩篇大都用比興象徵的語言來表現，因此顯得特別神祕、隱晦、難懂。顏延之說：「阮籍在晉文代，常慮禍患，故發此詠耳。」劉勰說：「阮旨遙深。」李善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每有憂生之嗟，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世之下，難以情測。」鍾嶸也說：「厥旨淵放，歸趣難求。」可見他的詩遮蓋過一層神祕的帷幕，隔斷了一重象徵的面紗，使後人無法一眼看出她的面目。梁師容若進一步說：「阮籍脫略世事，寄情麴蘖，為韜晦自保之計，惟是夜闌酒醒，難祛憂思；委蛇伴食，內慚神明；耿介與求生矛盾，曠達與良知互爭，悲涼鬱結，莫可告語，對天咄咄，發為詩文。」指出他寫作的惡劣的環境與深憂複雜的心理狀態。阮籍第一首詠懷詩說：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一）

「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正是他詠懷的中心詩境，也就是說，他把徘徊個人世所看見的事情，深夜憂思所感傷的情懷，詠之於詩，故頗多感慨之詞。現在舉十幾首，以見他所要詠的懷抱！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猗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傾城迷下蔡，容好結中腸。感激生憂思，謾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陽。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二）

註：列仙傳：「江妃二女出遊江濱，逢鄭交甫，遂解珮與之。交甫受珮而去，數十步，懷中無珮，女亦不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傾城迷下蔡」，言貌美傾人之城，迷人之邑。

這首詩藉江妃二仙贈珮鄭交甫的愛情故事，詠為什麼像金石一樣的交情，一旦也會分離，而令人傷心。言友情的無常，君臣遇合的無常。劉履以為這首是「諷刺司馬昭之背魏氏託任之重也。」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蠶，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三）

劉履說：「此言魏室全盛之時，則賢才皆願祿仕其朝；譬猶東園桃李，春玩其華，夏取其實，而往來者衆，其下自成蹊也。及乎權姦僭竊，則賢者退散，亦猶秋風一起，而草木零落，繁華者於是而憔悴矣，甚至荆杞生於堂上，則朝廷所用之人從可知焉。當



是時，惟脫身遠遁，去從夷、齊於西山，尚恐不能自保，何況戀妻子乎？篇末復謂「嚴霜被草，歲暮云已」者，蓋見陰凝愈盛，世運垂窮，朝廷終將變革，無復可延之理。是以情促詞絕，不自知其歎息之深也。」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清露被皋蘭，凝霜霑野草。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王子晉，誰能常美好？」(四)

註：王子晉，古仙人。

這首詩說富貴無常，青春易逝。吳淇說：言人當春秋鼎盛之時，何異清露之被皋蘭；及當此衰落之時，何異凝霜之霑野草。然盛極必衰，曾不終朝；苟非仙人，誰能時常美好？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娛樂未終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鎰盡，資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五)

註：漢書何並傳：「輕俠趙季、李款。」

這首是描寫他少年時代儻不羈的生活。後來李白的一些作品實受此影響。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鉤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熬，多財爲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六)

註：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俗謂之東陵瓜。

這首詩由邵平的種瓜說到做官發財是靠不住的。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與累，都是自尋煩惱的事。何焯說：「言古人易代失侯，可以種瓜食力。何事不可固窮？欲事異姓乎？此又爲雖非黨惡而依違者諷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芳樹垂綠葉，青雲自逶迤。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池。徘徊空堂上，忉忉莫我知。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七)

這首說他希望能永遠歡好，不要爲別離而悲傷。劉履說：「此篇蓋謂願見魏、晉君臣始終歡好，不致篡奪，而有乖離之傷也」。

「灼灼西隕日，餘光照我衣。迴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如何當路子，磬折忘所歸？豈爲夸譽名，憔悴使心悲？寧與燕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路將安歸？」(八)

這首說他自己寧願爲燕雀就飢受冷，不願隨黃鵠高飛。用譏時人爲追求權勢而彎腰屈背，虛名而憔悴心悲。或謂黃鵠喻司馬氏。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振山岡，玄雲起重陰。鳴雁飛南征，鷓鴣發哀音。素質游商聲，悽愴傷我心。」(九)

註：采薇士，指隱居者。

阮籍有首陽山賦作於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秋。黃節說疑此詩與首陽山賦爲同時作也。這首詩蓋感時傷懷之作。按魏正元元年（即嘉平六年，西元二五四）九月，魏帝芳被大將軍司馬師廢爲齊王，十月改立高貴鄉公髦爲帝，時局突變。次年正月，鎮東大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起兵，不久失敗。此詩可能爲此而詠。寒風、玄雲，喻時局的轉變，鳴雁喻賢者遠去。鸚鵡喻小人哀鳴。商聲喻司馬師之權勢。素質自喻；或喻違時者，如毋丘儉等。陳祚明說：「采薇之士，猶有嘉樹可依；猜嫌之時，懼以異心致患；以違時之素質，當商風之摧殘，立節固嚴，而善全尤宜有術；此所以不罹叔夜之悔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輕薄閒遊子，俯仰乍浮沉，捷徑從狹路，僂俛趣荒淫。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十）

註：史記殷本紀：「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禮記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

曾國藩說：「前六句似譏鄧颺、何晏之徒；後四句則自況之語。言雖不能避世高舉，猶可全生遠害耳。」按三國志魏志曹爽傳說：「作窟室，綺疏四周。數與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羲深以爲大憂，數陳驕淫盈溢之致禍敗也。」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塵露，天道邈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三十二）

註：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以朝陽喻魏室。這首說魏室將要衰落，人生好像朝露；而言自己的感事傷時，盼望與神仙隱者相遊。

「危冠切浮雲，長劍出天外。細故何足慮，高度跨一世。非子爲我御，逍遙遊荒裔。願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豈與蓬戶士，彈琴誦言誓。」（五十八）

註：楚辭涉江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王逸注：「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雲也。」史記秦本紀：非子，周孝王時牧馬，馬大蕃息。尚書大傳曰：「子夏曰：『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

作壞室，編蓬戶，彈琴瑟其中，以歌先王之風。』」蓬戶士，即阮籍所謂禮法之士。謝西王母，言神仙亦不可期也。

這首詩寫自己欲逍遙天外，但仙界似乎也是虛無的，所以「願謝西王母，吾將從此逝。」末二句似譏拘守禮法之士。

「儒者通六藝，立志不可干。違禮不爲動，非法不肯言。渴飲清泉流，饑食并一簞，歲時無以祀，衣服常苦寒，屣履詠南風，緼袍笑華軒，信道守詩書，義不受一餐，烈烈褒貶辭；老氏用長歎。」（六十）

註：舜歌南風（禮記樂記）。論語：「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莊子曰：「老聃曰：而儒、墨畢起，於是乎

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

魏、晉人尊崇老、莊。這首詩前三句說儒者的種種；但從老、莊的觀點看來，這些都是使世界紛亂，人性泯滅的原因，所以最後一句收尾說：「老氏用長歎。」

「平晝整衣冠，思見客與賓；賓客者誰子？倏忽若飛塵。裳衣佩雲氣，言語究靈神。須臾相背棄，何時見斯人？」（六十  
二）

這首說穿好了衣服，想見客人，但是客人却突然像飛塵一樣的沒滅了。結語說：「須臾相背棄，何時見斯人？」人生的幻滅與短暫，未有比他所詠的，更令人感慨了。曾國藩說：「此首或指孫登、嵇康之流。」

「林中有奇鳥，自言是鳳凰，清朝飲醴泉，日夕棲山岡。高鳴徹九州，延頸望八荒，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一去崑崙西，何時復迴翔？但恨處非位，愴悵使心傷。」（七十九）

詩大雅卷阿：「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朱氏善說：「鳳凰者，賢才之喻；朝陽者，明時之喻。」世說新語賞譽篇說：「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論衡：「聖人之生，奇鳥吉物爲之瑞應。」蓋鳳凰本以鳴於盛代，賢者本應仕於明世。而今却處在令人傷心的亂代，無所展翅，展翅亦必毀羽。詩說：「適逢商風起，羽翼自摧藏。」所以要遠飛高引也。結以「但恨處非位，愴悵使心傷。」實以鳳凰自況，而悲傷自己的遭遇，所處非時。

我們按着他的作品的順序讀下去，幾乎覺得他的每一首都是很佳妙的。這八十二首，作非一時，詠非一意，反覆零亂，與寄無端，和愉哀切，雜集於中；或自抒情懷，或寄思疾邪，或批評史事，或反對禮教，或感傷人事離亂，或羨慕逍遙的神仙世界；他託情喻意，比興象徵，處處都寫得非常精妙自然。王船山說：「籍詩以淺求之，若一無所懷；而字後言前，眉端吻外，有無盡藏之懷；令人循聲測影而得之。」這些作品雖多用比喻象徵的方法寫成，却沒有一點琢鍊的痕跡，好像都是從性靈中陶冶出來的小詩，大抵像朵朵悠悠濃濃淡淡的愁雲，飄出了山岫，在高空舒卷，你喜歡它，想攀下一片，但却是非常空靈飄忽的，而不易把握住它的實質。

## 八、劉 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江蘇蕭縣）人，竹林七賢之一。生卒年不詳，大概在魏嘉平至景元間（二四九——二六三）與阮籍、嵇康相善。容貌很醜，特別喜歡喝酒。常坐鹿車，帶一壺酒，使人扛錘子跟着說：「我死了，就埋我。」劉伶的妻子，認爲他喝酒太多，不合養生之道，要他戒酒。他說：「斷酒要向神發誓。」妻子準備了酒肉供神。劉伶祝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醒。婦兒之言，慎不可聽！」引酒吃肉，陶然復醉。曾因喝醉酒，跟人吵架；那人攘袂揮拳要打他。他說：「雞

肋不足以安尊拳。」劉伶雖陶兀昏放，但機應不差，做過建威參軍。晉武帝泰始初（二六五）對策，盛言無爲之化，以無用罷壽終於家。著有酒德頌。詩今存北芒客舍詩：

「泱泱望舒隱，黠黠玄夜陰。寒雞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悴顏，色歛暢真心。縑被終不曉，斯歎信難任。何以除斯歎？付之與瑟琴。長笛響中夕，聞此消胸襟。」

寫夜半聞笛，愁歎頓消，甚是動人，風格接近阮籍。

## 乙、兩晉時代

### 一、傳 玄（二一七——二七八）

傳玄字休奕，北地泥陽（陝西耀縣）人，生於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二一七）。學問廣博，文章典雅，精通音律。州舉秀才，除郎中，參加撰集魏書的工作。歷官溫令、弘農太守、典農校尉、封鶡觚男。司馬炎爲晉王時，引爲散騎常侍。及炎受魏禪（二六五）爲帝，進子爵，加駙馬都尉。時武帝初即位，廣開言路；玄與皇甫陶共掌諫職。復遷侍中。有一次，他和陶爭論諠譁，被免官。不久，卽泰始四年（二六八）又以爲御史中丞。五年遷太僕。後轉司隸校尉，剛勁亮直，不能容人短處。晉武帝咸寧四年（二七八）。景獻皇后崩，因爭位罵尙書免職。不久，卒於家，諡剛，年六十二歲。他位雖貴顯，平日不廢著述，作有傳子數十萬字，并他的詩文集，共一百餘卷。隋志有集十五卷，今佚。方濬師輯爲五卷。詩今存一百三十一首，徒詩僅十九首，其餘都是樂府歌詞，風格質樸自然，不涉靡麗，感情深摯動人。

傳玄的樂府有一半的歌詞是爲着郊廟宮庭而作的樂章。現分述如下：

- （1）晉郊祀歌三首，泰始二年（二六六）作，用於郊祀明堂，爲祭祀天地五帝，祭神、迎送神、饗神的樂歌。
- （2）晉天地郊明堂歌六首，泰始二年作，爲冬至南郊祭天，夏至北郊祭地，明堂祭五帝及配祖先之樂歌。
- （3）晉宗廟歌十一首，泰始中作，七廟祭祖之用，歌頌盛德功烈，廟異其文。
- （4）晉四廂樂歌三首，泰始五年（二六九）作，用於正月元旦朝會行禮、上壽、食舉之時。多上壽祝頌語。奏於殿前東西廂，用黃鐘、太簇、姑洗、蕤賓等四廂之樂演奏，故稱四廂。
- （5）晉鼓吹曲二十二首，於晉武帝受禪後，奉詔改漢短簫鐃歌而作，以代魏曲，詞用述晉宣帝、景帝及武帝等豐功偉業，懿德盛化。
- （6）晉正德大豫舞歌二首，泰始九年作。當日郭瓊、宋識等作正德大豫之舞，玄與張華作舞歌。

(7) 晉宣武舞歌四首、宣文舞歌二首。改魏昭武舞爲宣武舞，歌舞戈矛劍弩的情形，宣揚武象。宣文舞，改魏羽籥舞，有羽籥、羽鐸二種，玄作亦頌晉德。

(8) 晉鼙鼓舞歌五首，歌頌晉帝之作，最後言爲君臣之不易。

(9) 晉鐸舞歌，玄作雲門一篇，亦言功德教化。

從這一類的作品看來，在晉武帝泰始時，傅玄可以說是一個重要的宮庭詩人，所作都是有關國家盛典的樂歌，內容十之八九是歌功頌德的。這種樂府，不是這裏所要介紹的。我們這裏所要討論的，是他模仿民歌的部份，有許多用於敘述故事的，如：和秋胡行，詠秋胡戲妻；惟漢行，詠鴻門之宴；豔歌行，詠美女秦羅敷；豫章行，詠生爲女身的痛苦；秦女休行，詠烈女報仇的義烈；雲中白子高行，詠陵陽子的成仙。也有許多是用於抒寫兒女之情的，如：短歌行、有女篇、董逃行、車遙遙篇、燕美人歌、昔思君、西長安行，有人說這是借他人之酒杯，澆我心之塊壘。在這兩類作品中，很有一些佳作。敘事的如：秦女休行：

「龐氏（一作秦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強；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烈女念此痛，丹心爲寸傷，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身首爲之異處，伏尸列肆旁，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失守爲披攘。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慷。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今仇身以（當作已）分裂，雖死情益揚。殺人當伏法，義不苟活隳舊章。』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今我作歌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秦女休的故事，是漢人流傳下來的。魏左延年作秦女休行，敘秦女休爲燕王婦，爲宗報仇，而殺人都市之中，被關吏收捕後，被判死刑，正當要處刑的時候，忽下赦書，因此寬免。傅玄這一篇說：「龐氏有烈婦」，當也是根據民間的「秦女休爲宗報仇」的傳說寫成，而更加繁衍，說父母家有仇人兇暴有勢力，可是烈女終刺殺了他，血濺飛梁，然後去自首伏罪，可是當地縣長不忍判她罪，而爲她離職解印而去，而寫成了希代罕見的義烈事了。跟左延年所寫的內容，已有許多演變，過去像胡適之白話文學史，最近像邱燮友中國歷代故事詩都有很詳盡的考證與論述，這裏不再贅述了。又如秋胡行。

「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冷冷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憂來猶四海，易感難可防。人言生日短，愁者苦夜長。百草揚春華，攘腕採柔桑。素手尋繁枝，落葉不盈筐。羅衣翳玉體，回目流采章。君子倦仕歸，車馬如龍驤。精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誘以逢卿喻，遂下黃金裝。烈烈貞女忿，言辭厲秋霜。長驅及居室，奉金升北堂。母立呼婦來，歡樂情未央。秋胡見此婦，惕然懷探湯。負心豈不慚？永誓非所望。清濁必異源，鳬鳳不並翔。引身赴長流，果哉潔婦腸！彼夫既不淑，此婦亦太剛。」

按傅玄的秋胡行，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六收有二首，一首四言，一首五言。五言的一首，玉臺新詠卷二題作和班氏詩，就是上面所錄的這一首；很可能是追和班固已佚的詠史的詩。這首詩是根據漢劉向列女傳的秋胡戲妻，他的妻子終於投河死的故事寫成，用以讚美女性貞潔的節操。他把這些古代的故事與傳說都寫得很生動，這跟他的博學與史才都有關係。

傅玄抒情的樂府詩，如：

「長安高城，層樓亭亭，千雲四起，上貫天庭。蜉蝣何整？行如軍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鳴。蚍蜉愉樂，粲粲其榮；寤寐念之，誰知我情？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我溝渠。昔君與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與我，兩心相結；何意今日？忽然兩絕。」（短歌行）

擬短歌行，而詠棄婦之情。按傅玄與皇甫陶於泰始三年前後，因細故爭言諍譴而被免官，故玄以棄婦之情喻之，曰：「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之溝渠。」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昔爲春蠶絲，今爲秋女衣。丹脣列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爲姿。玉顏盛有時，秀色隨年衰；常恐新間舊，變故與細微。浮萍本無根，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明月篇）

這首言當青春貌美，得夫歡心時，却怕將來年老色衰，丈夫愛新棄舊。所以詩說：「常恐新間舊，變故與細微。」描寫女人這種「憂喜相接，樂還自悲」的心理，很是深刻。陳沆以爲於泰始五年再起用時所作，蓋用喻君臣之遇合也。

「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昔思君）

這首是九言騷體，言昔君與我相聚，今君與我相離的悲情；用反覆對比的句法，用比喻象徵的措辭，來襯託這種哀怨，委婉地表現這種思情。

「歷九秋兮三春，遺貴客兮遠賓，顧多君心所親，乃命妙伎才人，炳若日月星辰。（其一）序金疊兮玉觴，賓主遞起鴈行，杯若飛電絕光，交觴接脣結裳，慷慨歡笑萬方。（其二）奏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激青雲。（其三）第八音兮異倫，奇聲靡靡每新，微笑素齒丹脣，逸響飛薄梁塵，精爽眇眇入神。（其四）坐咸醉兮沾歡，引樽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翻翻，千秋要君一言，願愛不移若山。（其五）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景萬里不絕，長保初醺結髮，何憂坐生胡越。（其六）攜弱手兮金環，上遊飛閣雲間，穆若鸞鳳雙鸞，還幸蘭房自安，娛心極意難原。（其七）樂既極兮多懷，盛時忽逝若頽，寒暑革御景迴，春榮隨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其八）妾受命兮孤虛，男兒墮地稱姝，女弱雖存若無，骨肉至親更疏，奉事他人托軀。（其九）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能長盈，誰能無根保榮，良時冉冉代征。（其十）顧繡領兮含輝，皎日回光側微，朱華忽爾漸衰，影欲捨形高飛，誰言往恩可追。（其十一）薺

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祿命懸天難明，委心結意丹青，何憂君心中傾？！(其十二)」（董逃行）

選詩拾遺說：「此篇髣髴懽感，如在目前，經緯情感，若探衷曲，宮商曾壘，綺繪斐疊，其言有文焉，其聲有永焉。……嗚呼美矣、盡矣、麗矣、則矣。當爲百世六言之祖也。」其旨則亦陳思妾薄命，恨燕私之歡之不久也，斯所以長吟而永慕，不得志於君王，而託之夫婦者也。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燈雙珠環。何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聞君，更有兮異心。香亦不可燒，環亦不可沉；香燒日有歇，環沉日自深。」（西長安行）

長安西北古城，爲漢惠帝發人徒所築（見通典）。這首似由卓文君白頭吟：「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而起興，或卽詠其事。因敘別離遠，君有異心，想與君決絕，香燒環沉，然亦不能自己，蓋思君之情，日深一日，如「環沉日自深」也。深怨婉曲，較漢鏡歌有所思篇，不如其質樸。

「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願爲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車遙遙篇）

亦表現思情之作，語極恬適清俊。所以前人說：「休突剛正疾惡，而善言兒女之情。」但陳沆却認爲他這些言情之作是「借他酒盃，澆我塊壘。」所以如此，他認爲「玄值不諱之朝，蒙特達之顧，生司喉舌，沒諛剛侯。人臣遭遇，如傅休突亦僅矣；而猶霜禽夜吟，哀鶴秋唳，若大不得已於中者，何哉？考休突於晉武元年，以散騎常侍掌諫職，遷侍中，旋以爭事誼譴免。泰始四年，復爲御史中丞。明年，轉司隸校尉，復以爭班次免。尋卒。再仕再已，一伸一屈，計其在朝日，正無幾耳。而且白簡正色，臺閣生風，貴游側目，橫孤根於疾颺，捍危石於驚浪，憂擠畏讒，其能已乎？」（見詩比興箋卷二）。陳沆的說法，有一大漏洞，就是將傅玄的一些「事蹟」及「卒年」搞錯了。按晉書傅玄傳，說他「泰始四年，爲御史中丞。五年（二六九）遷太僕。……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尙書，免官。尋卒。」玄傳在年代的交待上，因爲簡略，而不太清楚明白，致滋後人誤會。按景獻皇后羊氏崩於晉武帝咸寧四年（二七八）六月，見晉書武帝紀及景獻羊皇后傳，上距泰始五年，整整十年。又宋書樂志說：「晉泰始九年（二七三），荀勗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舞歌。」故通鑑晉紀說：「武帝咸寧四年，前司隸校尉傅玄卒。」因此，陳沆考證，以爲傅玄卒於泰始五年，因推論說：「計其在朝日，正無幾耳。」真是「無中生有」的結論了。至於傅玄創作這些情詩的原因，因缺乏佐證，就暫且闕疑吧。當然也可能有些作品是當他和皇甫陶爭言，而免去侍中時所作，借男女愛情寄託他希望復官的情思。

傅玄其他的詩篇，昭明文選卷二十九所收的一首雜詩頗佳。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玄景隨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颻！微月出西方。繁星依青天

，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廂。纖雲時髣髴，渥露霑我裳。良時無停景，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落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就是陳沆說的霜禽夜吟，哀鶴秋唳的作品。描寫夜景，詞甚清俊。

## 二、傅 咸（二三九——二九四）

傅咸字長虞，生於魏明帝景初三年（二三九）。他是傅玄的兒子。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嫉惡如仇，推賢樂善。晉武帝咸寧四年（二七八）襲父爵。官至司隸校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晉惠帝元康四年（二九四）卒，諡貞。他好作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庾純嘗讚歎說：「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隋志有集十七卷，梁三十卷，今佚。詩今存十七首，一如他的爲人之嚴正。作有七經詩，今存孝經、論語、毛詩、周官、周易、左傳六經，都只是些行道事君之類的格言罷了。如：

「克己復禮，學優則仕。富貴在天，爲仁由己。以道事君，死而後已。」（論語詩第二章）

「立身行道，始於事親；上下無怨，不惡於人；孝無終始，不離其身；三者備矣，以臨其民。」（孝經詩第一章）

因此，前人說他的詩「繁於經言」。其他如與尚書同僚詩，贈褚武良詩，答潘尼詩，都是普通贈答酬應之作，無甚深意，只有霖詩：

「舉足沒泥濘，市道無行車。蘭桂賤朽腐，柴粟貴明珠。」

描寫久雨成災的情況，泥濘滿路，柴米飛漲，文字平白，很有味道。

## 三、張 華（二二三——三〇〇）

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河北固安）人，生於魏明帝太和六年（二三二）。博識多通，辭藻溫麗。阮籍以爲有王佐之才。在魏朝時，官至中書郎。晉武帝受禪，以爲黃門侍郎。平吳之役，以參讚謀謨之功，封廣武縣侯。晉惠帝元康六年（二九六）爲司空。永康元年（三〇〇），趙王倫之變，被害，夷三族，死時家無餘財，只有文書滿几篋。他博物洽聞，能識災祥異物，著博物志四百卷，今存十卷。隋志有集十卷。亦善作詩，今存七十六首。其中三十一首爲郊廟宮庭的樂歌，如晉四廂樂歌、正旦大會行禮、冬至小會、宴會、中宮所奏、宗親會、凱歌、正德大豫舞、白紵舞、杯盤舞、拂舞等歌詩。和荀勗、傅玄都是晉武帝泰始時的宮庭詩人。其他三十五首，有樂府，有古詩，內容包括贈答、祖道、遊獵、俠客、勵志、情詩、游仙、擬古、雜詩、招隱等等。鍾嶸詩品說：



「其源出於王粲。其體華艷，興託不奇，巧用文字，務爲妍冶；雖名高曩代，而疏亮之士，猶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謝康樂云：『張公雖復千篇，猶一體耳。』」

王船山說他：「始爲輕俊。」可見他華艷的詩歌，對大康的文風，有一些關係。他位譽既高，又喜歡掖賞後進，自不能說沒有影響。後來陸機舉體華美，多多少少受他的鼓勵。他的情詩、雜詩、答何劭、勵志、門有車馬客行，都寫得很好。如情詩：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牀。居歡惜夜促，在感怨宵長。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其三）

「游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蘭蕙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其五）

他的情詩五首，都是寫兒女的多情。像「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辭很穠麗，意很懇切。

「晷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東壁止昏中，固陰寒節升。繁霜降當夕，悲風中夜興。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纈如懷冰。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雜詩）

註：禮記：「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遙昔猶言長夜。昔，夜也。

「朱火青無光，蘭膏坐自凝。重衾無暖氣，挾纈如懷冰。」描寫冬夜的寒冷。全詩言在寒風悲嘯中，不能入睡，而思緒紛繁。這當是鍾嶸所謂「興託不奇，巧用文字」之作。又如：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爲微纆，文憲焉可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穆如灑清風，煥若春華敷。自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衰疾近辱殆，庶幾並懸輿，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屬耳聽鶯鳴，流目玩儵魚，從容養餘日，取樂於桑榆。」（答何劭）

註：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何劭字敬祖，官至司徒，優游自足，不貪權勢，與張華交誼甚深。晉惠帝初，劭爲太子太師，華爲太子少傅。這首蓋相約劭一起告老致仕。認爲年老了，應該優游林下，頤養晚景。「屬耳聽鶯鳴，流目玩儵魚。」是清虛高妙，搖筆散珠的好句。又如：

「門有車馬客，問君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是舊鄰里。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門有車馬客行）

明白曉暢，深摯感人。張華的詩，雖因筆力不足，變化不多，但聲情的秀逸，却很能引人入勝。

#### 四、張 載

張載字孟陽，安平（河北深縣）人。博學有文章，傅玄看到他的濛汜池賦，派車子接他，言談盡日，爲之延譽，於是知名。

父親收做蜀郡太守。晉武帝太康初（二八〇），到四川省父，著劍閣銘。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弘農太守。長沙王又請爲記室督。拜中書侍郎，復領著作。晉惠帝永寧、太安之際（三〇一——三〇三），他見世方亂，稱病告歸卒。隋志有集七卷。詩今存十四首，多感慨人生，悼亡傷別之言。鍾嶸說他遠不如其弟景陽。昭明文選收有七哀詩二首（卷二十三），擬四愁詩一首（卷三十）。今舉七哀詩一首：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墳？皆云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膺膺。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毀壤過一抔，便房啓幽戶。珠柙離玉體，珍寶見剽虜。園寢化爲墟，周墉無遺堵。蒙龍荆棘生，蹊逕登童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復掃。頽隴並壘發，萌隸營農圃。昔爲萬乘君，今爲丘中土。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其一）

註：恭、文、原陵，指漢安帝陵墓基陵，靈帝文陵，光武帝原陵。桓子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

韻語陽秋說：「七哀詩起曹子建。其次則王仲宣、張孟陽。」皆爲一事而陳極哀也。張載的七哀詩，在敘述東漢皇帝的陵墓古蹟，在晉季喪亂的時代裏，都被盜掘破壞的悽愴。亦寄人生無常之思。

## 五、張 協（二九五前後）

張協字景陽，張載的弟弟。少有俊才，與載齊名，官至河間內史，清簡寡欲。那時諸王相攻，天下大亂，徧地寇盜，他就棄絕人事，隱居草澤，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娛。晉懷帝永嘉初（三〇七），徵爲黃門侍郎，託疾不就，終於家。隋志有集三卷。詩今存詠史一首，雜詩十一首，遊仙半首。他和張華、張載稱爲三張。他在三張中詩才最高。鍾嶸詩品，列之上品，說「其源出於王粲，文體華淨，少病累。又巧構形似之言，雄於潘岳，靡於太沖。風流調達，實曠代之高手。調彩葱蒨，音韻鏗鏘，使人味之，粲粲不倦。」今錄雜詩三首：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獨。離居幾何時，鑽燧忽改木。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一）

註：燧人氏鑽木取火，四時所取木不同；如春取榆柳，夏取棗杏。鑽燧忽改木，蓋言季節忽然轉變。這首寫秋夜閨思。敍君子遠役後，家中景況的淒涼，因而憂結心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騰雲似涌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羣戀所思。案無蕭氏牘，庭無貢公碁。高尚遺王侯，道積自成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二）

註：蕭育與朱博爲友，王吉與貢禹相交，著聞於世，此用喻嘉友。

這首寫秋月感懷，由秋景的清美，而感念好友，結述高懷素志。

「述職投邊城，羈束戎旅間。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閭越衣文蛇，胡馬願度燕。風土安所習，由來有固然。」（三）

註：蘇武書曰：「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君子於其國也，懷憤傷於心。」這首寫從軍思鄉。蓋思鄉之情，係出於天性自然。

景陽寫景很生動。許學夷說：「華彩俊逸，實有可觀。」像「房櫳無行跡，庭草萎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寫家中淒清冷落的景象；「騰雲似湧煙，密雨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寫煙雲、細雨、黃花、秋草的形色；「借問此何時？蝴蝶飛南園。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無論寫春景，寫鄉思：都是華采俊逸，透脫絕人的妙句。

## 六、潘岳（？—三〇〇）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河南中牟）人。總角辯慧，美姿容，詞清艷，鄉邑稱為奇童，舉秀才。晉泰始四年（二六八），武帝躬耕藉田，他作賦稱美這事，才名冠世，為眾所疾。遂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勤於政務，縣中滿種桃李，人以為美談。轉懷令。晉惠帝永熙元年（二九〇）為太傅楊駿主簿。駿誅，除名。不久，選為長安令，作西征賦。累遷黃門侍郎。與石崇友善，諂事賈謐。謐出，每和石崇望塵而拜。為謐二十四友之首。永康元年（三〇〇），趙王倫專權，孫秀為中書令。先孫秀為小史，岳嘗數撻辱之。秀以舊仇，誣岳及石崇、歐陽建等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為亂，被誅，夷三族。隋志有集十卷。潘岳與潘尼。合稱二潘。岳詩今存二十首，辭藻絕美。鍾嶸詩品說：

「翰林嘆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爛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嶸謂：益壽輕華，故以潘為勝；翰林篤論，故嘆陸為深。余常言：『陸才如海，潘才如江。』」

今舉岳的悼亡詩如下：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僊俛恭朝命，迴心返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幃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流芳未及歇，遺掛猶在壁，悵恍如或存，周遑忤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隻；如彼游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溜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岳猶可擊。」（一）

註：之子，謂妻也，莊子至樂篇：「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成玄英疏：「盆、瓦缶也。莊子知生死之不二，達哀樂之為一，是以妻死不哭，鼓盆而歌。」蓋言莊子能勘破生死之關。

「皎皎窗中月，照我室南端，清商應秋至，溽暑隨節闌。凜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豈曰無重纈，誰與同歲寒？歲寒無與同

，朗月何朧朧。展轉眄枕席，長簾竟牀空。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獨無李氏靈，髣髴覩爾容。撫襟長歎息，不覺淚霑胸。霑胸安能已？悲懷從中起。寢興目存形，遺音猶在耳。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一二）

註：詩：「豈曰無衣，與子同袍。」列子：「魏有東門吳者，死子而不憂。」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厲。奈何悼淑麗，儀容永潛翳。念此如昨日，誰知已卒歲。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爾祭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衾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壺臺葦月周，戚戚彌相慰。悲懷感物來，泣涕應情隕。駕言陟東阜，望墳思紆軫。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徘徊不忍去，徙倚步踟躕。落葉委埏側，枯荑帶墳隅。孤魂獨斃斃，安知靈與無？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一三）

註：曜靈，太陽也。麗，謂伉儷，妻子。引，陳也。

這三首都是悼念亡妻李氏的詩篇，說自己未嘗片刻忘情，但希望有時能够忘情。所以說：「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第一首寫看到往日的事物引起的哀思。第二首寫入夜單眠獨宿的感傷。第三首寫臨別徘徊墳上的悲懷。用詞偶有不醇，但所表現的情感却是很深的，宛轉曲折，恍忽迷離，深摯感人。這種情深之語，在陸機的集子裏是找不到的。李充翰林論謂：「潘潛淺於陸機」，恐非從情感上立論吧！

## 七、潘 尼（？——三一左右）

潘尼字正叔，潘岳從子。少有清才，性靜退不競，惟以勤學著述爲事。太康中（二八四左右）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晉惠帝元康初（二九一），拜太子舍人，入補尚書郎，轉著作郎。齊王冏引爲參軍。永興末（三〇五），爲中書令。晉懷帝永嘉中，遷太常卿。五年（三一）匈奴將陷洛陽，攜家屬要回鄉里，路上遇賊不得前，病卒於塢壁。隋志有集十卷。尼詩今存二十首，大都是像侍皇太子宴玄圃，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之類應制及贈答詩。今錄迎大駕一首：

「南山鬱岑崱，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歸雲乘轡浮，淒風尋帷入。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未夷，嶠函方嶮澀。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翔鳳嬰籠檻，騏驎見維繫。俎豆昔嘗聞，軍旅素未習。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

按晉惠帝永興元年（三〇四）冬，河間王顥遣將張方逼晉惠帝幸長安。二年七月，東海王越自徐州（江蘇下邳）起兵入關，討顥，至長安，奉迎惠帝大駕還洛陽，事在光熙元年（三〇六）四月。這首當於晉惠帝永興二年（三〇五），經洛川，準備西入函谷關，奉迎車駕時所作。借深識之士，言世事正值紛亂，嶠函艱險，而暗寄暫時退隱的心志。詩品評此詩說：「季鷹黃華之唱，

正叔綠縈之章，雖不具美，而文彩高麗，並得虬龍片甲，鳳凰一毛。」季鷹，張翰字，吳郡吳人。

## 八、陸 機（二六一—三〇三）與陸 雲（二六二—三〇三）

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江蘇松江）人，生於吳景帝永安四年（西元二六二，魏景元二年）。祖父遜、父親抗，都是東吳名將。次年，弟雲出世，字士龍。晉太康元年（二八〇），吳國滅亡，機時年二十歲，與弟雲退居華亭，閉門勤學十年，遂譽流洛京。其間，機作有文賦，成了我國第一篇完整而重要的文學理論，超過了前代如揚雄的論賦，王充的論文，曹丕的典論論文，開拓了後來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進步的文學批評論著的基礎。

晉武帝太康十年（二八九），和弟雲及顧榮，同時被徵入洛，號爲「三俊」。作有赴洛道中詩二首。路上結交了戴若思。若思後爲征西將軍。入洛後，太常張華激賞機、雲之才，爲延譽公卿間，謂機兄弟爲「龍躍雲津」。機身高七尺多，聲音響亮，語多慷慨。雲文弱可愛。

晉惠帝即位（二九〇），楊駿輔政，辟機爲祭酒。次年元康元年（二九一）三月，駿被誅。又徵機爲太子通洗馬。這時與散騎常侍賈謐，太子舍人潘尼、馮文翽等相交。弟雲尋亦補太子舍人，出爲浚儀令，郡守忌其才，乃去官。三年，機作懷思賦，言念鄉之情。轉著作郎，參與商議晉書限斷之事。四年，兄弟二人同拜吳王晏郎中令，得往淮南（安徽當塗縣），靠近故鄉，可以回家。這時皇太子及東宮同人賈謐、潘尼、畢軌餞送他，因此他有皇太子賜譙，祖道畢雍孫劉邊仲潘正叔，答潘正叔等詩。六年冬，調回洛京，爲尚書中兵郎，後轉殿中郎。弟雲也同時被徵爲尚書郎，作有贈弟詩十首，雲有答詩。這時，他姊姊見背，先業全隳，所遺惟兄弟相守，故情詞悽楚。又和顧榮同事，有贈尚書郎顧彥先詩；他和雲均作有爲顧彥先贈婦詩等。八年，機出補著作郎，有答張士然詩。

永康元年（三〇〇）三月，賈后殺太子，政局突變。四月趙王倫爲太子報仇，廢弑賈后。張華、及賈謐黨人潘岳、石崇等數十人被殺。機是太子的舊臣，似曾參與趙王的廢后事。他作的慙懷太子誄，至稱賈后爲「牝雞司晨，潛肆鴆毒。」趙王倫輔政，引機爲相國參軍，賜爵關內侯。倫性貪智庸，受制於嬖人孫秀，所立均邪佞，惟競榮利。永寧元年（三〇一），趙王倫以機爲中書侍郎。正月篡位。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起兵討滅倫。冏疑禪位文，出機手筆，遂全家下獄。賴成都王穎、吳王晏救免。

當時中國多故，他的同鄉、朋友如顧榮、戴若思都勸他兄弟回吳。機負才望，志匡世難，不肯回鄉。出獄後，作園葵詩，謝成都王穎。當時，成都王穎勞謙下士，機、雲既感穎救援的恩德，又見朝廷時有變難發生，謂穎一定能够復興晉室，於是委身於穎。六月，穎爲大將軍，以機參大將軍軍事。太安元年（三〇二），成都王以雲爲清河（河北清河）內史。齊王冏亂政，穎以雲爲前

鋒都督，討誅齊王罔。穎又以機爲平原（山東平原）內史，調雲回來，爲右司馬。可見當時成都王穎是非常重用他們兄弟二人。太安二年（三〇三）八月，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顥聯合舉兵伐長沙王乂。穎以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通鑑作前將軍前鋒都督），率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十護軍石超等二十餘萬衆，圍攻洛陽。時機以羈旅入宦，頓居羣士之上，牽秀、王粹都不滿意。機就固辭都督職，穎不許。十月，長沙王乂擊破機軍，斬大將十餘人，死者無數。於是被忌者像在長史盧志，怨家宦人孟玖，牽秀等人所讒，說他想造反；長沙王乂給成都王牋，又虛言離間。成都王大怒，使牽秀祕密收機，遂遇害，夷三族。弟雲、耽，同時被殺。機臨刑歎氣說：「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機死時年四十三，雲四十二。孫惠說：

「不意三陸，相攜闇朝，一旦湮滅，道業淪喪。痛酷之深，荼毒難言，國喪禍望，悲豈一人？！」

陸機與陸雲的著作，隋志有陸機集十四卷、陸雲集十二卷。機詩今存九十九首，雲存二十八首。陸機與陸雲並稱爲二陸。雲詩是不能和機作相比。詩品說：

「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陳思之匹白馬，於其哲昆，故稱二陸。」

陸雲的四言詩大多是篇幅冗長的作品，像答兄平原書一首，詩長九百六十字，稱道先世，內容既庸腐，又缺乏詞采，在這炎熱的夏夜讀來，實在覺得厭厭然、昏昏然，不能終篇。五言詩就拿昭明文選所選的幾首，如爲顧彥先贈婦詩，也是寫得不好。

陸機的詩，過去的批評家的觀點，可分兩類。喜歡美藻麗辭的，讀陸機舉體華美的作品，就篇篇稱善。詩品稱他說：「才高詞瞻，舉體華美。」如葛洪稱他文字「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其弘麗妍瞻，英銳飄逸，亦一代之絕乎！」（機本傳引），以爲他「天才綺鍊，當時獨絕。」不喜歡俳語偶句的，或譏之呆板，或以爲俳偶雕刻，太失詩體。甚至說：「平原五言樂府，一味排比敷衍，間多硬句，且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實晉詩中之下乘，無足觀也。」其實，他自然不是絕代之天才，但是也不至於無足觀也。他的詩只是如鄭振鐸所說「只是圓穩華瞻罷了，並無如何高致深情」。陸機擬的漢樂府古詩，滿篇駢詞儷句。這種風氣，由曹丕、王粲開端的，到陸機趨於全盛。沈德潛批評他說：「意欲逞博而胸少慧珠，筆又不足以舉之，遂開出排偶一家。西京以來空靈矯健之氣不復存矣。降自梁、陳，專工對仗，邊幅復狹，令閱者白日欲臥，未必非士衡爲之濫觴也。」試看這些詩句：

「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悲哉行）

「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赴洛道中）

「凝冰結重磧，積雪被長轡；陰雲隱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嘯，玄猿臨岸歎。」（苦寒行）

「清川含藻景，高岸披華丹。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日出東南隅行）

對偶工整，文字華美，做句用字，雕琢匠造，詞皆極華艷，也足使人目眩。今錄猛虎行：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苦心。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飢食猛虎窟，寒棲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經歲載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急弦無懦響，亮節難爲音。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

擬古猛虎行，而述己情懷也。當作於晉惠帝永寧元年（三〇一）秋。先是永康元年（三〇〇）三月，賈后廢殺太子遹。四月趙王倫爲太子復仇，廢賈后，誅賈謐。陸機舊爲太子洗馬，遂不計倫貪虐，而參與誅謐。正所謂「鋤惡不暇擇器」也。次年即永寧元年正月，趙王倫篡位。三月，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顥討滅倫。冏以機時爲中書侍郎，九錫及禪位文，遂誣出機手，因而下獄；幸得成都王救免之（見晉書陸機傳）。機此詩當係被誣之後自悔昔事趙王倫之作也。故其前言「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中言「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末言「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今」也。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人壽幾何？逝如朝霜。時無重至，華不再揚，蘋以春暉，蘭以秋芳。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爲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

陸機短歌行曰：「置酒高堂，悲歌臨觴。」亦魏武帝「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之意。言人生無幾，當及時爲樂也。當爲陸機入洛後作品。

### 九、左思（？——三〇六）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山東臨淄）人，生年不詳，大約卒於晉惠帝光熙元年（三〇六）前後。他小時候學書法、彈琴，都沒有成就。後來受父親的激勵，發憤勤學，兼善陰陽之術。他長相很醜，口才也不好，可是文章却寫得很壯麗。他自己說：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詠史詩之一）

晉武帝泰始八年（二七七），他的妹子左芬，因爲文名流傳被徵入宮爲修儀（見晉書左貴嬪傳），他就搬家到洛陽。後爲祕書郎。晉惠帝元康時，爲祕書監賈謐講漢書（王隱晉書說謐「元康末爲祕書監」）。永康元年（三〇〇）四月，謐被趙王倫所殺。他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次年，齊王冏命他作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太安二年（三〇三）八月，河間王顥遣張方進逼洛陽；九月張方進據京城，死者萬計；他大概在這時舉家遷往冀州（在河北高邑西南）。沒幾年，病死冀州。隋志有集二卷，梁有五卷，錄一卷，今不傳。

左思是以辭賦而名盛一時。他早年曾作齊都賦，一年乃成，大概寫他的家鄉臨淄的盛況；在嚴可均輯全晉文中還收有一些零句。他到洛京後又想作蜀都成都、吳都建鄴、魏都洛陽的三都賦，要跟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二京賦比美。他自泰始八年（二七二）搬家洛陽之後，爲增加見聞，蒐集作賦材料，就自請爲祕書郎；並且向曾在蜀郡呆過的著作郎張載，請教有關西蜀岷邛的事情，因爲張載的父親曾爲蜀郡太守；他的門庭藩溷都放有紙筆，遇有所得，就馬上寫下。經過了十年，大概在武帝太康二年（二

八一)，他的三都賦才告完稿，請皇甫謐替他作序。晉書皇甫謐傳，說謐「太康三年卒」；又魏都賦說：「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顛沛，傾倒也。則三都賦成於蜀、吳均亡之後；而吳國滅亡，在太康元年（二八〇）。所以三都賦的完成，當在太康二年前後。賦作成之後，他自述作三都賦的態度，說：

「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名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三都賦自序）力求真實有依據。賦寫成後，時人未之重，甚至有人譏謔。左思自謂不輸班、張，但怕「以人廢言」，他除請高士皇甫謐作序外；還有張載為注魏都，劉逵為注吳、蜀，衛瓘（全晉文注瓘乃權之誤）為作略解序；因此見重於時。大抵在元康六年（二九六）以後，司空張華（見晉書惠帝紀）見而讚美說：「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由是豪貴的人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起初陸機也想作三都賦，聽說左思正在寫，就在給他的弟弟陸雲的信上說：「此間有詹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等到左思的賦出來，陸機却非常讚賞佩服，以為不能寫得再好了。以後，收在昭明文選中，傳佈更盛。後人稱他為一代作手，即使名重像潘岳，像陸機，也不能與之比埒。其實現在看來，三都賦的文彩爛然，足與漢人比美；但由於他苦心琢磨，刻意成篇，雖然精麗宏博，然而在骨力上，却無驅運跌宕之致，並沒有什麼新創的意境和風格，也沒有什麼動魄驚心的奇思與妙情，可說仍然離不開漢賦的路子。

左思除賦作得好外，詩也極有名，他是太康詩壇代表詩人之一，詩的價值應當在他辭賦之上。王士禛以左思、劉琨、郭璞為「晉詩三傑」。他的詩今存十四首（見丁福保所輯全晉詩），悼離贈妹詩二首為四言，係送妹芬入宮而作。其餘均為五言，詠史詩八首，招隱詩二首，雜詩一首，均收入昭明文選卷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九；嬌女詩一首見玉臺新詠卷二，都是極好的作品。鍾嶸列其詩於上品，評謂：「其源出於公幹（劉楨），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謝康樂嘗言：『左太冲詩、潘安仁詩，古今難匹。』」現在，先介紹他的詠史詩如下：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著論準過秦，作賦擬子虛。邊城苦鳴鏑，羽檄飛京都。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一）

這首詩先敘述自己的才學與高志，由於邊城緊張，希望能一試大才。所以詩說：「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按晉武帝泰始、咸寧間，孫吳尚割據江南，到了太康元年（二八〇）才被晉所滅（晉書武帝紀）；雍、涼（今陝、甘）一帶羌胡也屢為邊患，到了咸寧五年（二七九）冬，馬隆斬樹機能，涼州羌亂始平（袁樞通鑑紀事本末羌胡之亂）。這首詩寫他要為國立功的想法；當係泰始八年（二七二），他遷家洛京之後的作品。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胃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二）



漢朝金日磾、張湯的後人，屢爲侍中，馮唐白首，却屈身郎署。這首詩藉馮唐的事，說有些人雖然很有才幹，只是因爲出身低微，不能夠騰達。「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這是自古以來，許多才士的悲哀與感傷。左思出身於寒族，父親雍做殿中侍御史官也很小，妹芬雖然入宮，而「姿陋無寵」，難期藉以騰達；所以在晉朝看重出身，看重門第的時代裏，也只好怨歎「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這是有感而發的作品，令人感慨不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吾慕魯仲連，談笑卻秦軍。當世貴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臨組不肯綵，對珪寧肯分。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三）

戰國時代，段干木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德播天下，使秦人不敢攻打魏國；魯仲連能替人排難解紛，事情成功之後，却不肯接受趙王封賞。這首詩說自己視富貴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寂寂揚子宅，門無卿相輿，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四）

金、張喻權臣，許、史指外戚。金日磾，漢武帝崩，受遺詔輔政；張湯，漢武帝時官至御史中丞，數行丞相事；一說指湯子安世，昭帝時拜右將軍，宣帝時拜大司馬；許廣漢、史高二人，都是漢宣帝時的外戚，均一門四侯，最爲寵貴。西漢末，外戚王莽，權臣董賢執政，時人皆奔走其門，獨揚雄清靜無爲，不求富貴，閉門著述，仿周易的玄妙虛無作太玄經，象論語的答問體例作法言，擬司馬相如辭賦的弘麗溫雅作校獵、甘泉、長楊、河東等賦。左思這一首詩所說的情形，跟晉惠帝元康時候的情形很相類。當時，賈謐是賈皇后姊姊的兒子。晉書賈謐傳說：「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游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誼。石崇、歐陽建、潘岳、陸機、陸雲、繆徵、杜斌、摯虞、諸葛詮、王粹、杜育、鄒捷、左思、崔基、劉瓛、和郁、周恢、索秀、陳粲、郭彰、許猛、劉訥、劉興、劉琨，皆附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左思傳說：「祕書監賈謐請講漢書。」按賈謐做祕書監，時在晉惠帝元康末（見北堂書鈔五十七引王隱晉書）。不久，賈謐就被趙王倫所誅。可見左思被賈謐羅致門下，爲時可能很晚，可能來往也並不親密，與「潘岳、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自不能同日而語。所以賈謐及其黨被誅，並不與難。這首詩當是有感於當時游士朝臣，每日奔走權臣貴戚的門下而發也；並用揚子雲的寂寞自守，努力著作自喻也。所以陳祚明說：「太冲，其雄在才，其高在志。」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爲歛來遊？被褐出闔閭，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五）

這首詩說他自己不是趨炎附勢的人，寧願被褐，追蹤堯時高士許由，遁耕箕嶺。「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二句，有抖落世塵、洗清俗垢的意思，使人讀了有飄飄然要脫離這個世界的感覺。

「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高眇逸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六）

荆軻和狗屠、高漸離，酣飲燕市。漸離擊筑，荆軻慷慨和歌，旁若無人。後來他入秦，想行刺秦王。這首蓋借荆軻事，寫出他對當日豪家貴族的輕視心理。秦王雖貴，而荆軻刺之；狗屠雖賤，軻與之相飲。「高眇逸四海，豪右何足陳？」真是看輕天下豪貴了。

「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歸來鬻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連遭，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七）

這首歷敘漢時主父偃、朱買臣、陳平、司馬相如未遇時情形；言英雄窮困，從古就有。諷示每一時代都有奇才，只是當局沒有去發掘他們，重用他們，把他們遺棄民間罷了。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疎。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枝，可爲達士模。」（八）

蘇秦北去燕趙，遊說諸侯，合縱抗秦，佩六國相印，後來却被齊人刺殺而死；李斯西入秦，上書秦王，助秦并吞天下，官至丞相，後被趙高構陷，夷滅三族。說榮華富貴的無常。所以詩說：「俛仰生榮華，咄嗟復彫枯。」結語採莊子逍遙遊語：「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言人貴在知足，能够知足，可作達士的楷模。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左思的詠史詩表面看來是評論史事，其實是藉此自抒他不平的際遇，高曠的心志，與詠懷詩相似。左思博學高才，胸懷大志，想在軍事、政治上有所貢獻；但以生長寒門，進身無路，難期騰達，因詠史以抒其鬱結。晉政不綱，貴倖庸劣，依附既不甘，高蹈亦難得，論古傷時，愁腸百結，貌爲豪放沈雄，實極悲涼激越。他筆力雄邁，揮灑自如，用典精切，極具風力。張玉穀分析左思以詠史抒懷的方法說：「太沖詠史，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含；或止述史事，而已意默寓。」（古詩賞析卷十）。胡應麟也說：「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摯贈毋丘儉，疊用八古人名，堆垛寡變；太沖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干雲，遂爲古今絕唱。」後來陶潛的詠史詩，從左思而出。現在再看左思的嬌女詩：

「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爲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壁。明朝弄梳臺，黛眉類掃跡。濃朱衍丹唇，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瑣，忿速乃明慴。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誦習矜所獲。其姊字蕙芳，面目瞭如畫。輕妝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舉觴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眉嬾間，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象飛翾。上下絃柱際，

，文史輒卷。顧盼屏風畫，如見已指適。丹青日塵闇，明義爲隱蹟。馳騫翔園林，菓下皆生摘。紅葩綴紫蒂，萍實驟抵擲。貪花風雨中，艸忽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榻。翰墨戢函按，相與數離迹。動爲鑪鉞屈，屢履任之適。止爲茶菽據，吹噓對鼎鑊。脂膩漫白袖，煙熏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沉水碧。任其孺子意，羞受長者責。警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寫他的兩個女兒純素和蕙芳，純用白描，語極質樸，而情態活現。詩中頗多方言詞，如「嚙」「嚙」「舉解」「鑪鉞屈」。丁福保說：「『嚙』字，說文、玉篇皆不載，似非梁以前字，疑當作聚，然宋刻玉臺如是，姑存，俟考。」（見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全晉詩卷四），陸侃如說：「其所以能刻畫盡致，也實在爲了這一點。在駢儷漸盛的時候，這篇的確是很可貴的作品了。」（中國詩史頁三四一）。他的招隱詩有兩首，今錄第一首如下：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雲停陰岡，丹葩曜陽林。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秋菊兼餽糧，幽蘭間重襟。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一一）

這是魏、晉遁世隱逸的思想下所產生的作品。漢淮南小山作招隱，原極道山中窮苦的情狀，想諷切避世的隱士，離山出仕；但左思這首招隱詩，却是描寫自然環境的優美，讚美隱者生活的自由，充滿着詩情畫意，如「石泉漱瓊瑤，纖鱗或浮沈」，「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都是一些讀來令人悠然神往的詩句，是一種清美玄默的境界，所以去招隱的反過來也想投簪不仕的了。雜詩說：

「秋風何冽冽，白露爲朝霜。柔條且夕勁，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皦皦流素光。披軒臨前庭，嗷嗷晨雁翔。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

這首詩係感慨時光流逝，年已衰老。文選李善注，以爲「賈充徵爲記室，不就；因感年老，故作此詩。」按此於思傳無據；而且賈充早在晉武帝太康三年（二八二）卒，當左思三都賦寫成不久，正是他壯盛之年。如何云老？李善當係將「齊王罔請左思爲記室督，不就」一事，誤記作賈充吧！他的悼離贈妹詩凡二首，是他早年的四言詩。現舉第二首中兩章如下：

「以蘭之芳，以膏之明，永去骨肉，內充紫庭。至情至念，惟父惟兄，悲其生離，泣下交頸。」（第二首之二）  
「將離將別，置酒中堂，銜杯不飲，涕淚縱橫。會日何短，隔日何長？仰瞻曜靈，愛此寸光。」（第二首之四）

表現他深厚手足之情。妹富有文采，而被招入宮，生離類同死別；他在悲傷中蘊含雄邁的意致。

左芬，少好學，善綴文，晉武帝聞而納之，於泰始八年入宮拜修儀，雖然姿陋無寵，但以才德見禮，後爲貴嬪，所作賦、誄、頌，均甚清麗動人，梁有左九嬪集四卷亡，唐志作一卷。她的詩今僅存啄木詩與感離詩二首。感離詩，一作「離思」，是回答左思悼離之作。現在附錄如下：

「自我去膝下，倏忽踰再期。邈邈浸彌遠，拜奉將何時？披省所賜告，尋玩悼離詞，髣髴想容儀，欸歎不自持。何時當奉面，娛目於書詩？何以訴辛苦，告情於文辭！」

此詩雖質樸無彩，却也是至情之作。

左思在大康時代偏重辭藻注意雕琢的詩風裏，能獨標異幟，以渾厚高曠，莽蒼激越的風格，出現詩壇上，或藉詠史以抒己懷，或託山水以寄清音，或因時序以述感慨，雖然作品不多，却都蘊含寄託諷喻之意致，尚有漢魏詩渾厚自然的風格。黃子雲說他「修詞造句，全不沿襲前人一字，落落寫來，自成一家。」（野鴻詩的），又豈是潘、陸、三張所能比埒？後來，陶潛集其大成，遂達到最高的成就。

### 十、石 崇（二四九—三〇〇）

石崇字季倫，小名齊奴，渤海南皮人，生於魏嘉平元年（二四九），卒於晉永康元年（三〇〇），年五十二歲。少敏慧，為散騎郎。元康初（二九二左右）累遷荊州刺史。嘗規遠使商客，致富不貲。於洛陽置金谷別墅，富麗甲一時。頃拜太僕，元康六年（二九六）出為征虜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共事賈謐，又與貴戚王愷等以奢靡相尚，及賈謐被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有妓曰綠珠，美艷異常，孫秀使人求之，不與。秀乃勸倫矯詔殺之，綠珠亦墮樓死，一門皆被害。有文集五卷。崇長於詩，以王明君辭（見文選）為最著：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哀鬱傷五內，泣淚濕朱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加我閼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王明君，為相和歌吟歎曲名（古今樂錄引張永元嘉技錄），原漢人所製曲，詠昭君和番故事。漢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呼韓邪單于卒，再嫁呼子雕陶莫臯單于，生二女。（見漢書元帝紀及匈奴傳）。一說「漢人憐其遠嫁，為作此歌。」一說昭君恨元帝不見遇，而作此歌。此篇乃晉武帝太康中，石崇妓綠珠善舞，崇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辭（見古今樂錄）。以王昭君的口吻，抒述她遠嫁匈奴的離思哀情。又思歸引說：

「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傍徨，鴈驚派波羣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

石崇思歸引序曰：「余……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遂肥遁於河陽別業。……歛復見牽羈，婆娑於九列，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永歎。尋因覽樂篇，有思歸引，有弦無歌，今爲作樂辭，以述余懷。」石崇有別館曰金谷園，在河南洛陽西北。崇金谷詩序曰：「余有別廬，在河南界金谷澗中，有清泉茂樹，衆果竹柏藥物備具，又有水碓魚池土窟。」按太僕、衛尉，均爲九卿之列。詩言願如鴻鶴，飛歸河陽，過其遊樂之生活也。詞旨超逸朗爽，頗有漢人古調。

## 十一、劉琨（二七一—三一八）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河北無極）人，生於晉武帝泰始七年（二七一）。從小有雋朗之目。起初，他和祖逖作司州主簿，同睡一牀。半夜，聽到鷄鳴聲，就一同起舞。後來聽到祖逖被用，打败了敵人，他給親友的信說：「吾枕戈待旦，志梟叛逆；常恐祖生先我著鞭。」其意氣相期如此。晉惠帝時爲范陽王虓司馬，共破東平王楙，斬石超，降呂朗，以勳封廣武侯。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爲并州（時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雁門烏丸反，琨親率精兵出禦；匈奴劉聰乘虛襲晉陽，琨父母都遇害。愍帝建興三年（三一五）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軍事。後遇石勒埋伏，兵敗勢弱，遂從飛狐口入薊，依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與匹磾聯婚立誓，約共獎晉室。時長安失陷，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率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名上表。帝進琨侍中、太尉。元帝建武元年（三一七），段匹磾從弟末波，跟匹磾不和，謀以現代匹磾爲幽州刺史；遂致段匹磾猜嫌，琨終被縊死，時年四十八。子姪六人，也同時被害。除子羣外，一門都殉於國難，悲壯英烈。隋志有集九卷，琨詩今存答盧諶、重贈盧諶、扶風歌等三首。又胡姬年十五一首，當爲他人僞作摻入。詩品說他：「善爲悽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琨既體良才，又罹厄運，故善敘喪亂，多感恨之詞。」陳祚明說：「越石英雄失路，滿衷悲憤，卽是佳詩，隨筆傾吐，如金笳成器，本擅商聲，順風而吹，嘹飄悽戾，足使握馬仰憤，城烏俯咽。」今錄兩首如下：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據鞍長歎息，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爲我結，歸鳥爲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扶風歌）

沈德潛說：「此詩悲涼酸楚，不知所云。」未確。按劉琨扶風歌當係作於晉懷帝永嘉元年（三〇七）九月，由洛陽赴并州任刺史的途中。晉書劉琨傳曰：「永嘉元年琨爲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讀史舉正以爲應在前一年，卽晉惠帝光熙元年）琨於路上表曰：『九月末得發，道嶮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卽日達壺口關。臣自涉

州疆，目覩困乏。惟有壺關，可得告羅。」詳觀扶風歌，寫朝辭洛陽，夕至丹水，路上烈烈風悲，備嘗危困，去家日遠，資糧乏盡之境，正與琨傳所言相合。其詞曰：「朝發廣莫門，夕宿丹水山。」廣莫門，爲魏晉時洛陽北城靠東之一門，漢舊名穀門。丹水，在山西高都縣東南丹谷（見水經注），南距洛陽約二百八十里左右（見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三澤州條），騎馬而行，不需一日，爲北上壺口關中途，往并州（晉治晉陽，今山西太原）必經之通道。其詞又曰：「惟昔李（陵）騫期，寄在匈奴庭」，當與劉琨兼領「匈奴中郎將」事有關，先匈奴左賢王劉元海已反於離石，白號大單于，進犯并州一帶，琨困有所感，兼詠及之。按琨表又曰：「臣伏思此州（并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而扶風爲漢京畿三輔要地之一；故歌名扶風，或亦取義於此也。理解了寫作的背景後，並不難解。又如：

「握中有懸璧，本是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讐？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吾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轡。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重贈盧諶，此詩據晉書劉琨傳）

註：鄧生，鄧禹也。二伯，重耳、桓文也。數子，謂太公以下也。

晉書劉琨傳說：「琨爲匹碑所拘，自知必死，爲五言贈其別駕盧諶。琨詩託意非常，攄暢幽憤，遠想張（良）陳（平），感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諶。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和，殊乖琨心。」盧諶字子諒，范陽涿人，琨敗，往投遼西段末波，清敏有思理，亦善作詩文。

## 十二、郭 璞（二七六—三二四）

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山西聞喜）人，生於晉武帝咸寧二年（二七六）。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詞賦爲東晉中興之冠。嘗從郭公受青囊書，由是洞知五行、天文、卜筮之術，善占禍福。時國事日非，遂避地過江。元帝重之，以爲著作佐郎，遷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善卜筮，起璞爲記室參軍。晉明帝太寧二年（三二四），王敦將舉兵反，使璞卜筮，凶。璞說：「無成。」又說：「明公起事，必禍不久。」敦怒收斬璞，時年四十九。及敦亂平，追贈弘農太守。

郭璞著作極富，嘗注爾雅、山海經、穆天子傳、楚辭、方言、子虛、上林等賦，數十萬言。所作詩賦，亦數萬言，隋志有集十七卷。詩今存二十二首。他的傑作自然是十四首游仙詩。漢魏兩晉人作的游仙詩很多，如曹操、曹植、嵇康、張華、張協、陸機，均有作品。不過「游仙」二字實始見於曹植樂府的游仙篇。郭璞的游仙詩，有些係借游仙之名，而詠懷其實。詩品說：

「憲章潘岳，文體相輝，彪炳可玩，始變永嘉平淡之體，故稱中興第一。但游仙之作，辭多慷慨，乖遠玄宗。而云『奈何虎

豹姿』，又云『戢翼棲榛梗』，乃是坎壈詠懷，非列仙之趣也。」

他的游仙詩雖有些藉以詠懷，但其中有許多仍是直詠神仙世界，未必盡如鍾嶸所論定。他文采艷逸，尤勝於潘岳的「爛若舒錦」。今舉四首：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臨源挹清波，陵岡掇丹雘。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進則保龍見，退爲觸藩抵；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

註：進，謂仕進。

沈德潛曰：「言爲保全身名之計，退則類觸藩之抵，孰若高蹈風塵，從事於遊仙乎？」

「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雲生梁棟間，風出窗戶裏。借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翹迹企穎陽，臨河思洗耳。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靈妃顧我笑，粲然啓玉齒。蹇修時不存，要之將誰使？」

註：閭闔，指風而言。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赤松臨上遊，駕鴻乘紫煙。左挹浮邱袖，右拍洪崖肩。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

「雜縣寓魯門，風暖將爲災。吞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姮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頤。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燕昭無靈氣，漢武非僊才。」

註：雜縣，即爰居。五龍皇，皆人而龍身，分治五方。燕昭王曾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三仙山。漢武帝亦篤信神仙。長生不老之說也。

其中，如「放情凌霄外，嚼蕊挹飛泉」，「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造語可稱工緻奇傑。劉大杰說他的作品是仙心的玄虛文學的代表，能假玄語以託中情，意境高遠，在談玄說理的詩歌中是比較可讀的。比起孫綽、許詢、桓溫、庾亮的枯淡之作，高明多了。同時在詩人游仙之作中，可說沒有一人能比郭璞寫得更好了。

### 十三、孫綽

孫綽字興公，太原中都（山西平遙）人，生卒年不詳。少有高志，住在會稽（浙江紹興），遊放山水十幾年，作天台山賦，古人稱爲有「仙心佛意」之作，刻畫山水，描寫自然，都有過人的技巧，辭致極工。他自己對友人范榮期說：「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他自負如此。後除著作佐郎，遷散騎常侍。晉穆帝永和後，轉廷尉卿，領著作郎。當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溫嶠、王導、郗鑒、庾亮諸公之薨，必須綽爲碑文，然後刊石。文譽之隆，由此可見。隋志有集二十五卷。詩今存十一首，其中八首四

言，三首五言。鍾嶸詩品說：「（晉懷帝）永嘉時（三〇七—三一二），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溫）、庾（亮）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何晏著有道德論）。」世說新語注引續晉陽秋說：「過江物理尤盛，……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三世之辭，詩、騷之體盡矣。」由此可見孫綽、許詢的詩風。大體說來，孫綽的四言詩，正如詩品所說，多是說理談玄的文字，好像歌偈，枯淡乏味，晦澀難解。如：

「大樸無像，鑽之者鮮。玄風雖存，微言靡演。邈矣哲人，測深鉤緬。誰謂道遠？得之無遠。」（贈溫嶠詩第一章）

「仰觀大造，俯覽時物。機過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識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鬱。失則震驚，得必充詘。」（答許詢詩第一章）

這些都是較長篇的作品，一連數章或十餘章，連篇論理，讀來厭然。不過孫、許的詩，未盡平典，也間有妍鍊的文詞。如刻溪詩話引孫綽秋日詩：「疎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見丁福保輯全晉詩卷五）。許詢詩：「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敞。」「曲樞激鮮飈，石室有幽響。」（所引詢諸詩，丁刊全晉詩卷五均未收），均善造狀寫景。孫綽情人碧玉歌二首，都是情韻綿綿的民歌。

「碧玉破瓜時，郎為情顛倒；感郎不羞赧，回身就郎抱。」（其二）

碧玉歌，一名千金意。樂府詩集說是「汝南王作」。玉臺新詠卷十說是孫綽作。碧玉是小家女兒，嫁給汝南王為妾；其事盛傳民間，所以文士多詠之。這當是孫綽模倣江南的民歌作的，風格跟晉、宋間吳聲歌曲相類，熱情大膽而纏綿。所以跟孫綽其他詩的作風不類。

#### 十四、許 詢（三四五前後）

許詢字玄度，高陽（山東高密）人，大約晉穆帝永和元年（三四五）前後在世。總角秀惠，人稱神童。長而風情簡素。善屬文，與孫綽並稱為一時文宗。好遊山水，體便登涉，所以時人說：「詢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辟司徒掾，不就，隱居永興（浙江蕭山）究山。隋志有集八卷。他長於五言詩，「善恬淡之詞」，司馬昱稱他「妙絕時人」。詩今存竹扇一首：

「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篋疑秋蟬翼，團取望舒景。」

註：望舒、月也。

這首寫竹扇以蟬翼、月景為喻，雖恬淡，亦甚美。

#### 十五、陶 潛（三七二—四二七）



陶潛是東晉時代最偉大的隱逸派的田園詩人。他的詩文辭賦都表現着最高的藝術。鍾嶸詩品說：「陶潛詩源出於應璩，又協左思風力，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辭興婉極，每觀其文，想其文德。」在崇尚豔麗雕琢的文風的晉南北朝，他曠達自然的作品，雖未被當時文學批評家另眼看待。像劉勰文心雕龍才略篇，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論敍晉代詩流名家，獨遺陶潛；鍾嶸僅將他列為中品。但這都不足以抑低他的作品真正價值，梁昭明太子就非常欣賞陶潛的作品，替他標章遺集，作傳記，作序說：「其文章不羣，辭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

可見不但他的文章是第一流的，而且人品高潔，感人至深。其實陶潛偉大的地方，「是能將他的生活與作品溶成一片」，沒有一些虛偽和造作，因此能够不朽，對於後代的影響極大。唐代大詩人王維、孟浩然、儲光義、柳宗元諸人都是學陶詩出名的（見沈德潛說詩碎語）；韋應物、白居易、薛能、鄭谷更仿效其體作詩（見蔡寬夫詩話）。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逐漸提高，如杜甫將他與謝靈運並舉，白居易將他與韋應物等類，薛能將他與李白同列。這時，有些人喜歡他的飲酒，有些人喜歡他的清高峻潔的志節，有些人喜歡誦讀他的詩歌。如錢起詩說：「林端忽見南山色，馬上還吟陶令詩。」有些人喜歡用他的軼事作詩，像賦重九、歸來、縣令、隱居諸題多用陶潛的故事。到宋朝，他的文名更盛，桃花源記，歐陽修推為魏晉時代第一等散文；蘇軾謫居儋耳時，住在羅浮山下，前後追和陶潛詩一百零九首，並且親自繕寫陶集鐫版；他說：「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植）、劉（楨）、鮑（照）、謝（靈運）、李（白）、杜（甫）諸人，皆莫及也。」從此之後，無論評論家，詩人幾萬人同聲的推贊陶詩，是屈原、曹植之後最著名的詩人。

陶潛字淵明，一說名淵明字元亮。據梁啟超氏考證，他生於晉簡文帝咸安二年（三七二），卒於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是東晉名將陶侃的曾孫。陶侃做過八州都督，封長沙郡公，卒後追贈大司馬。當陶侃平定蘇峻等亂，功高震主，有陶侃要篡位的傳說；其實陶侃却是心地恬淡的人。因此他在命子詩中頌揚他的曾祖父說：「功遂辭歸，臨寵不忘。孰謂斯心，而近可得。」祖父茂做過武昌太守，父親做過姿城太守，也都是淡漠名利，潔身自好的人。他的母親是征西大將軍桓溫的長史孟嘉先生的第四女兒。嘉是當時名儒，文章超卓，行不苟合，言無夸矜，喜歡飲酒，胸襟廣闊。這樣的家庭環境，對陶潛一生可說影響極大。

陶潛在少年時代就養成高潔的志趣，努力向學。又因生長農村，也就特別酷愛自然和田園生活。他在與子儼等疏說：「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可見他少年時生活的一斑。在他青年時期正是東晉偏安江南，胡人盤據中原；這時，他熱血滿腔，胸懷猛志，崇拜的是田疇、荆軻之類的英雄。在他中年和晚年的作品如雜詩、擬古詩中，還常常流露出他這種少壯時代的奇情壯思。陶潛雖抱經濟之器，想振復國家。可是晉自太元八年（三八三）肥水之役，戰敗苻堅後，不久謝安、謝玄，相繼過世，孝武帝沈溺酒色，京師人士，莊園主人也多耽於苟安的生活，不打算恢復中原。孝武帝又被張貴妃所弑。安帝即位後，大臣會稽王司馬道子和他的兒子元顯當國，招權納賄，政治黑暗，時局就更加不安定，先有王恭等舉兵反，後又有海賊孫恩擄掠州邑，孫恩敗後，餘黨盧循復起，接着是荆、江八州都督桓玄的叛亂，入建康，殺元顯，篡帝位，接着劉裕等起兵討滅桓玄。自孝武帝太元中至安帝義熙初二十餘年間，戰爭黨禍，盜賊飢荒，瀕臨人間，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懷正志道，潔己清操的陶潛，當他一接觸到這種黑暗社會，動亂時代，就發現己與物相忤，不過早先他還時常露出憤世的熱情。如在感士不遇賦序所說：

「自眞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

又說：

「哲人無偶，淚淋浪以灑袂；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澀。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一。」

寫盡了他自己的孤獨不遇的悲哀，及對社會頹風的無限痛心。到了後來却產生厭惡的心理，想脫離這污濁的樊籠塵網，想回歸故園。不過，他在三十四歲前，爲了母老家貧，還屢次爲祿而仕。晉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三九三）到江州（時治潯陽）爲祭酒。以不堪吏職，自動辭歸。又召爲州主簿，不就。晉安帝隆安三年（三九四），做前將軍劉牢之的參軍。四年五月，他回鄉省親。十一月，劉牢之遷爲鎮北將軍；他仍在軍幕。時劉牢之率軍東征海賊孫恩；他曾隨軍遠至東海隅。五年七月，他奉命往江陵，有詩說：「懷役不遑寐，中宵尙孤征。」這一年冬天，他的母親過世。丁憂在家。安帝元興二年（四〇三）十二月，桓玄篡位。三年，劉裕起義兵討玄。他又出任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劉敬宣的參軍。敬宣是劉牢之的兒子。次年義熙元年（四〇五）桓玄亂平。三月，他代表建威將軍出使京都，對時局還寄有新希望；但看到的是桓玄的跋扈，轉爲劉裕的專橫，安帝不過是傀儡罷了。黑暗紊亂，一如往昔；他大失所望，就有退隱避世的意思。不久，劉敬宣解職，他也就跟着罷官；但因「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見歸去來辭序），於是他想當一名小小的縣令。他對親友說：「聊欲絃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八月，他的叔父陶弘推薦他做彭澤縣（今江西湖口縣東）縣令。可是他只做了八十幾天就不幹了；原因是郡裏派督郵到縣裏視察，他又看不慣這些官僚的臭架子，「不願爲五斗米而折腰」，於是辭職回家，賦下「歸去來辭」。這是他個人的生命歷史中的一個轉捩點，從此他決心永遠不再做官了，做一個勤耕力作的農夫，不斷歌頌田園自然美的詩人了。因宅邊有五柳樹，自號五柳先生。

至於陶潛爲什麼不愛做官？那樣的看不慣當時的社會，厭惡官場生活，除了上面所說的時代動亂，政治黑暗，以及本性使然

，同時還是由於他自己有一套理想的社會組織。由他的「桃花源記及詩」，我們可以了解陶潛的理想的安全社會，是跟現實的動亂社會衝突的，因此我們可以了解他為什麼要辭官歸隱了。他既無力撥亂反正，又不願同流合污，覺得自己做官是「心爲形役」，「飢凍雖切，違己交病」的事，覺得應該回去尋找自己的和平安樂的世界，經過一番心靈與肉體的交戰之後，他遂介然拂衣回歸田園。

從晉安帝義熙元年（四〇五），中經晉恭帝、宋武帝、宋廢帝，至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共二十三年，他一直在潯陽隱居，不再做官了。這時，他日夕在耕，灌園自欣，生活雖苦，淡泊處之。閒暇時，他或在水邊吟詩，或帶着子姪去廬山玩水，或殺雞請鄰居親友高興的喝酒，高興的談天，或彈琴讀書，自得其樂，以忘其憂，在另一個世界中創立他理想的桃花源。義熙四年戊申（四〇八）六月，他遭到回祿，房子燒光。六年，遷居南村。後來，和顏延之、殷景仁、龐通之等結交，「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相處甚樂。當地的要人多仰慕他的高潔。如江州刺史王弘、柴桑丁縣令，名詩人顏延之都跟他來往。十年（四一四），釋慧遠在廬山東林寺般若精舍和劉遺民、周續之、張野等人結白蓮社，也邀他參加。他却覆信說：「若准許飲酒便入社。」他和周續之、劉遺民，時人稱爲「潯陽三隱」。他的晚年生活更加清淡。十四年（四一八），他四十七歲，劉裕弑安帝立琅邪王德文爲晉恭帝。元熙二年（四二〇），劉裕又逼恭帝禪位，自立爲宋武帝，晉祚於是亡。晉亡後八年，宋文帝元嘉四年（四二七），徵爲著作郎，不就。不久，陶潛也就過世了，葬於江西星子縣北二十五里。遺有子五人，身後蕭條。自作有挽歌三首及自祭文一篇。文說：「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但他亙古不朽的令名，却長存世間。當時友人私謚他靖節先生。到明李夢陽嘗爲置田祭祀，並設立靖節書院，以紀念他。

陶潛的著作不少，在他卒後，不到一百年，梁昭明太子替他編全集，凡七卷，連同序、傳爲八卷；北齊陽休之又編爲十卷；隋志作九卷；唐志有二十卷及五卷兩種。今流行本，有陶靖節集十卷及八卷、六卷、二卷等四種。他的詩的單行本，在宋紹熙三年就有曾集編訂陶淵明詩一卷發行。而有關陶集、陶詩的箋注評說研究校批者更多。據丁福保陶詩箋注所收陶詩除幾首他人的作品摻入外，還有一百二十六首，除九首四言詩外，其餘均爲五言。現略舉幾首，以見其作品之一斑，例如：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時來苟冥會，宛轡憩通衢；投策命晨裝，暫與園田疎。眇眇孤舟逝，縣縣歸思紆。我行豈不遙，登降千里餘；目倦川途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迹拘？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這首寫他剛剛離鄉，出任鎮軍參軍，就心念故居，作隨時回鄉的打算，所以詩說：「暫與園田疎」，「終返班生廬」。他這次作參軍，大概是機緣偶合，隨運遷化罷了。所以又說：「時來苟冥會」，「聊且憑化遷」。這跟世人的苦心鑽營，夤緣力求之道不同。至「高鳥」、「游魚」二句，很有深味；「高」字「游」字，都含有逍遙自由而很難籠羈網羅之意。這些都是從他的心中流

出的眞實話，沒半點矯飾，沖淡之極。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責子）

陶潛有儼、俟、份、佚、佟五個男孩子（見與子儼等疏）；阿舒、阿宣、雍、端、通，是他們的小名。黃庭堅說：「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也。」（見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六書淵明責子詩後）。

「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今日始復來，惻愴多所悲。阡陌不移舊，邑屋或時非；履歷周故居，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迹，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還舊居）

這首詩寫回到舊居之後看見的情形，和過去不同，「邑屋非而鄰老亡」，使人感傷人生百年就像流水一樣的空幻。他在歸園田居之四中說：「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飲酒之三中說：「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之八中又說：「吾生夢幻間，何事纏塵羈？」他這種思想，無疑是受佛家視現界一切，皆是塵中緣影，如夢如幻，如露如電的空觀思想的影響。「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却是想借酒來解脫這種人生空幻看法的煩惱，求達到心淨常樂，返回自然的境界。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邱。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疑古八）

這首詩追憶他少年時代的心事；可見他絕不是隱逸忘世，而是意氣飛揚的人。少時胸懷猛志，撫劍遠遊，想要訪求夷、齊之流高士，荆軻之類義俠，作自己的知交；可是找不到這類的的朋友，見到只是伯牙、莊周兩墳；伯牙因鍾子期卒而絕絃，莊周因惠施死而深瞑，都是由於知己朋友的過世，而碎琴寢言；今世既無高士義俠之類的知己，又何必遠遊呢？前後呼應，寫得非常出色，而年輕時超卓的志節，也不期然盡情流露了出來。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苒歲月頽，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塗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雜詩五）

這首詩是寫老年人的心境，用語很平常，却刻畫得非常深刻。像「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寫出青年人的胸襟純一，天天充滿着快樂，無憂無慮地過活；而且「猛志逸四海」，都想幹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所謂「騫翮思遠翥」也。但隨着年齡的增長，這種歡情猛志，就逐漸冷淡下去。「值歡無復娛」，寫的正是這種人漸老去的心情。這時由於工作日忙，情感日淡，體力日衰，於是遇到值得歡娛的事情，却常感力不從心，時不我與了；而且百憂感心，萬慮煩神，頭髮白了，形貌老了，體力也遠不如從前了，這時才會猛然驚覺，時日無多，人生無幾，要愛惜一分一寸的光陰了。他寫自己這種老去的心理，可說深刻動人，能用常意說出人生的至理。這是一首成功的作品。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蠶絲以應陽。正爾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爲陶一觴！」（雜詩八）

註：孟子萬章篇下：「祿足以代其耕也。」代耕，謂出仕食祿也。莊子逍遙遊篇：「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正爾，如此也。

這首詩自述其「彭澤歸來，饑寒窮困之狀，而卒安於命也。」（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拙生」，謂拙於謀生也。因爲「拙生失其方」，所以生活貧困，固理所當然，非命也。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邱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閒。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一）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歸園田居三）

這大概作於晉安帝義熙元年（四〇五）歸隱田園之後。塵網蓋指宦網。這全用白描的手法，不加修飾，却有無窮妙味。第一首寫他鄉居的情形。第三首寫草盛苗稀，晨興而作，帶月夜歸，道狹露多，寫出農家生活的一些苦況；但望與願無違，雖苦亦樂。像「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說盡歸田的快樂，擺脫了塵網的牽制本性。「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寫出農家早出晚歸的生活，表現非常自然放逸的情致。又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後二句用漢樂府雞鳴行中語，描寫農村景色極村樸生動。正像蘇東坡所說：「初視若散緩，孰視有奇趣」，「大匠運斤，無斧鑿痕」的傑作（見釋惠洪冷齋夜話引），都是「不待安排，從胸中自然流出」的好詩（見朱子文集）。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詩五）

這首寫結廬人境閒遠自得的心意，若超然宇宙之外（見蔡寬夫說）。「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表現的情趣很閒適，景象很悠遠，所謂情景融會，忘我忘情的極佳句。王荊公說：「淵明詩有奇絕不可及之語，如『結廬在人境』四句，由詩人以來無此句。」這些詩不在文字的精粗，在有趣的高遠，所以妙味無窮。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飲酒詩七）

終篇寓意高遠，都是由菊而發的（見定齋說）。蓋由持菊獨飲，寫自己做嘯東軒、卓然遺世的高情。葛常之韻語陽秋說：「陶潛

、謝眺，詩皆平澹有思致，非後來詩人鉅心劇目雕琢者所爲也。」王元美藝苑卮言也說：「淵明託旨冲澹，其造語有極工者，乃大入思來，琢之使無痕迹耳。」就像「秋菊有佳色」，他並沒有在菊色上著上濃豔的色彩，只拈出一「佳」字，就寫活了菊花高雅的神情來（郭銀田說）。良齋說：「『秋菊有佳色』一句，洗盡古今塵俗氣。」又寫他一人獨飲，飲到「杯盡壺自傾」，至今仍可使我們想到他的酩酊醉態。蘇東坡說：「靖節以無事自適爲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

「居止次城邑，逍遙自閑止。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懼止稚子。平生不止酒，止酒情無喜。暮止不安寢，晨止不能起。日日欲止之，營衛止不理。徒知止不樂，未知止利己。始覺止爲善，今朝眞止矣。從此一止去，將止扶桑涖。清顏止宿容，奚止千萬祀？」（止酒詩）

淵明生活之自求清淡，由此可見。胡仔說：「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堂，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吾何趨焉；好味止於啜園葵，則五鼎方丈，吾何欲焉；大懼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吾何樂焉。」何燕泉曰：「此言四者，止之久矣，所未止者酒耳。故歷舉此四止，而繼之以『平生不止酒』之語。」而言今連酒亦欲止之也。每句嵌有一個「止」字，在修辭上創一特別的格式。

「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寢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暖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桃花源詩）

這是一首以故事爲題材的寓言詩，是從老子的「寡民小國」的思想演變出來的，主要寫他自己的理想的社會形態。他的桃花源詩并記所表現的只是他理想中的東方式的烏托邦罷了。在這烏托邦中，和平快樂，人人有工作，家家豐衣足食。再由記中「避秦時亂」的話看來，也是不滿意於世局的動亂使然，因而產生了這樣的寓言性的作品。桃花源，只是詩人筆下的夢境，可是後人却在湖南常德縣附會造出一個桃花源的遺蹟，把附近的一座山，叫做桃花源山；山下一個洞，叫做桃源洞；洞外現有石碑堵住，上題「古桃花源」四字，據說是唐劉禹錫的手筆。宋朝更在這洞附近設置桃源縣。畫家也繪之於圖，詩人也頌之於歌，作劇者如清尤侗更作桃花源劇曲，就是演陶淵明辭官歸隱桃花源的故事。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疎，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讀山海經一）

至於他用神話作題材寫成的作品，有讀山海經詩十三首。這是他居家閒暇的時候，讀穆天子傳、山海經之類的異書寫成的，創作時代大概是在他歸隱的後期。陶潛讀山海經詩，是將我國古代的神話故事寫成詩歌，可以說是他的作品中最浪漫的部份。這

一首敘述自己讀這些異書穆天子傳、山海經的快樂，可以窮盡宇宙，神遊八荒，是全部作品的總冒頭。

「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俱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迹寄鄧林，功竟在身後。」（九）

山海經大荒北經：「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於禺谷」，海外北經：「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註：「夸父，神人之名也。」禺淵，日入處；禺同虞。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十）

山海經北山經：「精衛，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精衛鳥，其狀如鳥，文首，白喙，赤足。

夸父跟太陽競走，精衛想填平東海，這些奇想猛志，都令人羨慕。

「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淒。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形贈影）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慰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影答形，立善謂立德、立功、立言）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

註：大鈞謂上帝。縱浪猶放浪。大化猶今云自然變化。列子天瑞篇：「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莊子大宗師篇：「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

這三首可以稱得上純爲着闡說哲理的詩篇。這種託形、影、神三者的對答來論理的方式，宋周密說是「祖之列子力、命之論。」（請參閱列子力命篇）。他又說：「靖節作『形、影相贈』、『神釋』之詩，謂『貴賤賢愚，莫不營營惜生；故極陳形、影之苦，而以神辨自然』，以釋其惑。形贈影曰：『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影答形曰：『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形累於養而欲飲，影役於名而求善：皆惜生之惑也。故神釋之曰：『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所以辨養之累。曰：『立善常所欣，誰當爲汝譽？』所以解名之役。……又極其釋，曰：『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此乃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泰然委順，乃得神之自然耳。」（見齊東野語卷九）。此詩蓋歸於道家老莊的思想，勸人從整天講「保養生命，追求虛名」的煩惱中，解脫了出來，將一切委寄自然的境界。所以葉夢得讚美他說：「此公大姿超邁，眞能達生而遺世」啊！

陶潛一生的事蹟是極平凡的，所以能永垂不朽的是他的生活，人格與作品。他不但是個偉大的田園詩人，而且是人格高潔的貧士，是不肯同俗合污的避世隱居的高賢的宗師，也是主張勞動神聖的農人，樂天知命的有名的酒仙。東坡說他「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爲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爲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因此他的作品與人格高出後代的一般作家。在作品本身，他另創一種質野、沖淡、敦厚、曠遠、浩瀚的風格，一般人不易模仿。與晉太康以來注重浮豔華美、滿篇駢辭麗句的文風，迥然不同。「過江以後，正始詩風又盛，陶潛就是集正始詩風的大成」，成爲兩漢以還第一等大詩人。許彥周詩話說：「陶彭澤詩，顏（延之）、謝（靈運）、潘（岳）、陸（機），皆不及者，以其平昔所行之事，賦之於詩，無一點愧辭，所以能爾。」讀他的作品，「貪夫可使清廉，懦夫可使卓立」，含有感化他人人格的力量，領略到清高峻潔人格的感召力。歷代對他的詩的評價甚多，無法一一列舉。總結陶詩的特點，在風格高騫，情感豐富，比興深微，藻采不豔，託旨平澹，意境閒遠，韻致放逸，說理精警，言語佳妙，有天然自得的奇趣，無斧鑿痕，煙火氣，使後人愛慕嚮往不能自己。而對唐人的影響，尤其深遠。沈德潛說詩降語說：「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維）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閒遠；儲太祝（光羲）有其朴實；韋左司（應物）有其沖和；柳儀曹（宗元）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唐人雖學陶，也有許多不能得其奧妙的。如蔡寬夫詩話說：「淵明詩，唐人絕無知其奧者，唯韋蘇州，白樂天，嘗有效其體之作；而樂天去之亦自遠甚。太和後，風格頓衰，不特不知淵明而已，然薛能、鄭谷。乃皆自言師淵明。能詩云：『李白終無敵，陶公固不刊』。谷詩云：『愛日滿階看古集，只應陶集是吾師』。」可見陶詩對於後人的影響的情形。